愚伏集

卷八

序
記
跋
表箋
祭文
祝文
上樑文
啓𣪊

序

洛社合稧序 己亥

周制大夫與民族居百家共立一社其時制度節目之詳雖不得以徵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意者社之本意其亦不出乎使民相睦而後之所謂修稧者蓋其遺意也吾鄉素有善俗士大夫之相交也長幼之相接也皆有禮節焉鄉約大禮之外黨各有稧稧必有約以講明先王之禮法而一以忠厚惇睦爲本是以其俗質

而有文其民敬而能和見稱於君子之論久矣就吾鄉吾黨爲尤盛稔之修於丙寅者皆父老尊長也其子弟幼少不敢與列焉又自爲一籍即戊寅稔也每歲春秋擇良辰而會飲必有禮樂禮樂者何敬與和之謂也長者敦乎愛少者篤乎恭秩秩焉有序于于焉以懽德業則相勸過失則相規未嘗以暴戾之色惰慢之容加之於言語獻酬之間經世於其時年甚少愚且無狀猶得齒於下席有所觀效知其甚樂而無厭也今年春病鮮職歸鄉曲兵火之餘萬事蕭條非復前日感念存沒悲不自勝一日父老及親舊皆

來在坐相與合辭言曰亂離餘生幸得復我鄉井復修舊事重講好會在不可已而平昔朋從零落幾盡僅有吾輩若干形影踽踽不成行序對坐之際適足興哀今不如合兩稧而一之共爲忘年之好蘭亭之稧少長咸集此何傷於義理而必以舊籍爲拘耶遂相與講定約條悉依平日所行而稍增減焉又言曰亡者已矣典刑猶存則其子若弟可相遵乎乃就舊籍中有子弟者悉書之無則書其壻惟以不忘舊好無替久遠爲務籍既成命經世曰此美事也子其可無一言乎謹復之曰先王之理民也固欲其親睦而

民不可家喻而户曉則亦教之孝悌而已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其爲道豈不約而易耶吾鄉風俗之美吾猶及見之矣亦能言之矣一經變亂人失常性或不知孝悌爲何事鄉黨之間時有乖戾之習彼徐行後長豈其所難而亦不肯爲或欲正言之則忿氣相形以若人心求相親睦而興禮讓之風豈不難哉嗚呼在人者吾無奈何但當自盡其在我者而已稽凡二十四人有父兄焉有子弟焉古人與父兄言言使子弟與子弟言言事父兄蓋欲各盡其道也今曰盍相與勉之哉若夫謳歌賤技尚能變河

西齊右之風又安知同有良知者不爲之觀感興行而吾鄉忠厚惇睦之風不自吾黨倡耶盍相與勉之哉咸曰善令書以幷之

送崔瑩中北歸序 己酉

余於瑩中同年生而居異地自鼓篋至釋褐未之知也歲甲午瑩中在薇垣余忝爲下僚始與之識面而得其爲人甚相驩也獨其宅交既晚而又在職務奔走之中不得朝夕與處而相切磋此固爲吾兩人之恨而風萍不定南北隨緣則自戊戌以後又成十年之別矣去年冬瑩中按嶺節嶺吾邦也其書疏往來

叙寒暄道情素之外無非振發警省之語慨然以仕宦之奪志心業之荒廢爲歎汲汲乎有日暮塗遠之憂頃以親癘乞遞俟代于州城嘗一造焉其所款款又一如書疏之所道者而有加焉蓋將有謝事求志之計余告之曰營中之志則善矣以余所聞士之爲學固將以任天下之事故古人之學不專在於書子路何必讀書之言聖人特惡其佞而不以爲非焉誠以其理如此故也今營中所以入而服乎官政出而治乎民事者無所往而非學但能於臨政處事之際判別義利一劒兩段惟其理之是者從焉則學莫先

於此矣何可以世務爲外物任宜爲妨學而必欲逃
而去之然後爲學哉若是則非儒者之學矣雖然營
中儒者也非不知此而且云云如此得無有所激歟
嘗聞黃勉齋之言曰欲求今日世道者須先扶起沮
溺等人夫不仕之無義長往之廢倫彼豈不知而決
性命號餐富貴無所不至者爲末俗痼習故寧有取於
此以立廉恥之坊耳營中之意其亦出於此歟營中
曰非也吾有大憂焉夫所謂一劒兩段固難而其所
謂判別義利又是前一截事苟於此察之不精則其
不至嗅鐵作銀認賊爲子者希矣聖賢之言布在方

冊求之則在而不可以市朝膠擾之肖次鹵莽以求之也歲月如流一往而不復屈指吾年今已四十有七而夢覺一關依然豈不透鍾欲不悲得乎此吾所以有杜門之願而不暇念其晚暮而難成也余爲之瞿然曰公之計得矣抑聖人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非耳聞乃心得之謂此吾與公之所當勉也瑩中曰善於其行遂書以爲贈亦因以自警焉

石川慶壽詩序

子路曰傷哉貧也無以爲養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夫貧富有命不可有厭惡歆羨之心而

子路之言微有不能安之之意故聖人告之以循理樂天之事焉若其有財而可以爲悅則旨甘柔滑極晨晡之忠養而歲時伏臘具酒肉延賓友以樂其心乃人子之至歡而亦聖人之所許也豈不樂哉吾鄉石川丈福人也早占蓮科晚綰銅魚年七十而韶光不落腰不僂眼不眵康健與強壯時無甚減三子侍膝下內外諸孫蒲堂而皆業詩書三子者家又温米不貲而足羹不黍而肉常日奉養無歉古人之所傷者既無由至其前矣石川丈之壽辰適在百物皆成之後儻發未至之前三子者慶其親之壽而康也愛

此日之吉而難遇也則必設慈以壽之滬酒陵肉而
不爲槩石川丈有友少相歡老而無替者三人焉主
簿宋公縣監尹公其一則余叔父也三子者請賓必
先造其門焉或不能致則雖賓客滿座而石川丈無
歡心故也奉壽觴畢則主獻而賓酢衆相酬而酌無
算飲多而歡甚則諸孫歌而三子舞禮不愆而樂未
有艾焉如此者歲以爲常三子者之事親至此而可
謂能養矣享其養者宜鄉人之以福人稱也歲丙午
李君叔平卽席賦詩以慶之李君少受業於石川其
贊喜之誠在賓友中最深宜其稱道須祝之無已也

既而書其詩于一冊空其下以待後來諸作令余序
其端余於三子者族也友也其敢無一言乎抑嘗聞
君子之孝有大焉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
終也夫所謂立身非紆青拖紫之謂也所謂揚名非
銘彝勒鼎之謂也敬勝怠義勝慾以淑慎其身使人
稱之曰君子之子則爲親榮大矣顧以是爲三子者
勗之萬曆己酉七月日序

五賢從祀廟庭執禮契帖序 辛亥

寒暄一臺靜庵晦齋四先生從祀文廟之請自庚午
始及退溪先生歿則多士之顧益切而請益勤積三

十有九年而　先王未之許非以爲不可特重其事而不敢遽耳萬曆庚戌卽我　聖上踐阼之二年而釋衰之初載也首詢于大臣而允其請非有所不得已於公論實賡斷先定也乃以是歲之九月辛亥親釋奠于先聖先師先五日命官祭告以五賢臣序于兩廡于時祭官館官凡三十八人相與議曰夫以五先生學術之正道德之美宜列於殿食久矣而縟禮之舉適在於　聖上詔落之初公議之擢者以伸士氣之沮者以振吾道之晦者以明政化之未醇者以醇焉茲非曠世之盛典而有國之大慶歟凡有秉彝

于中者雖農工商賈輿臺厮隷之賤亦莫不心悦色
喜塗賀而巷歌矧惟吾儕沐德於絃誦之場趍風於
搢紳之班目覩千載罕有之盛舉而又得躬執事於
廟庭俎豆之間其忻快榮幸之深又如何耶録其年
月列其姓名八之繪畫而遺之子孫使以爲美談不
亦可乎遂各出紙布屬之申正鑑柳司藝浹幹其事
越明年柳君以書來曰帖今成矣諸君之意咸欲吾
子之記其事子其可得而辭耶余惟吾東方自檀君
至麗季上下數千餘年非無英偉卓犖之才而求其
用力於聖賢之學有聞於中正之道者則僅有圃隱

先生一人而已而我 聖朝啓運百數十年之間五
先生者相繼挺生講明聖學精思而力踐使孔孟程
朱之道粲然於海外偏荒之地豈天之生賢踈於前
而數於後耶此必有其故矣人主一心爲萬化之根
惟其所存而俗尚之美惡世道之汚隆係焉其斡旋
運轉於冥冥之中者衆人瞽焉而明者察焉恭惟
聖作神承其所以經理庶政者悉以興學爲急而崇
儒重道之誠本諸心爲法於家則羣賢之翕然而興
以斯道自任者顧不由於此歟人徒知五先生生質
之美學力之深足以繼往聖開來學而不知 列聖

培植之功有以致之則不探本之論也今　聖上又
能表章之尊師之以恢弘　祖宗家法其鼓動振作
之餘安知無豪傑之士見聞而知之者出達則有以
興禮樂之治窮則有以明聖道之傳耶吁其盛矣獨
奈何盛典縕舉而邪說便行誣賢之語略無顧忌嗚
呼彼豈無秉彝之天耶惟其偏私之見蔽之於前忿
狠之氣迫之於後不覺其自陷於娟嫉之歸此其可
哀之甚而不足怒也又況區區所謂斡旋運轉於冥
冥之中而爲萬化之根者必無惑志於彼矣庸何憂
乎時適有是事因並及之以諗于諸君而以俟來者

於無窮云

虛白亭文集序

文之不足以安天下之士久矣閎博而信其人則失之相如要妙而信其人則失之子雲是故君子之於人必先觀其行已大節然後文可得而論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君子尚友之道而論文者取則焉可也余觀於故判書虛白洪公之文而得其所謂大節者論拒諫諫打圍兩疏是也方燕山淫虐之日慾敗度縱敗禮以人爲嬉以殺爲儆屏論思之臣罷諫爭之官言或逆耳則駢

首而磔戮之其兇暴之威不可犯之勢譬如虓怒之
虎磨牙鼓吻盛氣以向人而乃能握持正議反復開
陳以畜其所欲有如端笏治朝與明主論說至今百
載之下其引筆伸紙神閒色定視刀鉅如軒冕之氣
象在人目前嗚呼壯哉其不殞於殿陛咆勃之下者
特忌憚之作發而終不免於遐荒困殛之餘者乃理
勢之必至也世有以從君於昏徒死無益歉公者此
則責備之未能權者也 成廟之恩不可負而委身
之義不可忘匹夫之遯不可爲而色舉之智不可用
則當前直路更無他歧只一死字爲安身立命之地

而益與無益不暇計也當此時若以徒死爲戒則迎合苟容助桀爲虐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爲已此公之所大惡也嗚呼論其世考其行而大節如此則其摘華揣稷膚炙人口者直公之賸事而潤色王畝爲一代宗匠他人亦可能也孔子曰甯武子之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豈不以平世易於治職危亂難於盡節耶余於公亦嘗僭爲之評曰爲成廟之名卿易爲廢主之直臣難爲蒲輳之文章易爲樸實之諫說難千百世之後誦其詩讀其書者必有以徵余言之不誣矣公諱貴達字無善諡曰文匡虛白其號也受

知於　成廟甚見寵擢累掌銓選典文衡凡十餘年
平生所爲詩文甚多而禍作之日散失不存子孫之
收拾襲藏者僅若干卷而未及刊行今求禮縣監崔
君挺豪公之外裔也爲之捐俸入梓以余亦忝仄葛
而適按是道以書來索一言甚勤不敢辭遂書平日
所感者以歸之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上浣嘉善大夫
全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鄭經世序

尚州鄉案録序丁巳

鄉有案何辨世族也辨之何用將使之綱紀一鄉而
正民俗也然則取其賢足矣必求之世族何爲鄉人

所尊畏能彈壓吏民非巨室則不可也嶺之南爲邑六十餘比比有案獨福州與吾尚最盛而與其選最難昌爲盛且難世族多故也余少從父兄後得到鄉堂出壁函所藏所謂鄉案者而敬閱之則有如入海觀龍不勝其富而國初以來名公鉅卿姓名錯落相望於其中夫其仕于朝者既能以左右聖明爲政於內外不仕而淪跡于鄉閭者猶足以綱紀于一鄉而正其俗國欲無治得乎此嶺南所以爲國家根本而國家之取材恒於此也吁其盛哉壬辰之亂案爲兵所燬歲乙未鄉父老金公鍊金公體信金公覺康公

益敬朴公汝珩諸人相與慨然追記而録之十存二
三而所傳聞之世尤多闕焉且其歲月先後無得而
徵遂一衷挨寫而題之曰尚州鄉案舊籍後生晚出
觀於是而亦可以見吾尚之多賢也獨其喪亂之餘
事出草創紙薄而易破字細而易漫将無以遠其傳
今年夏友人李君坱首鄉席見而歎之即謀諸同事
易以厚紙粧以文段要余以爭寫余爲先代姓名載
焉不敢辭以拙腕弱不能卒業則以康上舍應哲丁
上舍彦瑞李秀才大圭繼之自乙未以後則又詳其
歲月謹其次序一依平時規例又得周愼齋序文於

其集中屬其弟待讀君埈大書而弁其首其用意亦勤矣是籍之傳自今伊始將與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同其悠久顧不韙歟抑其德修於身而達于家邦爲楨於國有榮于父母之鄉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止此又書于籍者之所共勉也

觀梅唱酬序

余昔爲希庵丈作菊圃記贏菊而輸梅蓋謂菊能傲霜而梅不能衝寒與桃李相雜也寒岡大植梅環繞其居號曰百梅園守愚公嘗過焉索斧欲盡伐之亦病其晚開也嶺南瀕海之地臘月常見梅稍北則已

不能況吾尚近嶺地寒其晚也固宜人之愛梅者率
以桃株植之盆結架爲倚接秋冬交處之密室以發
之窮冬之月天地閉塞一元生物之意幾於熄絶而
瓊琚玉珮的皪芬芳一室之内春光爛然此雖人力
有所與而物性之貞高不可誣也雖然余之前日之
評直責備賢者之意耳亦有精神焉有標格焉有所謂
眞香純白者焉縱使雜然於桃李之場王公厮隷迴
然不相伴自當爲百花之甲矣烏足病哉培植之保
護之以遂其高可矣乃欲斬伐而芟夷之則非戲卽
激無乃過乎友人李叔載得一槎於巖竇根拳樹矮

而級英甚繁以盆盛之置諸几案間其遺遇有數又非區區倚接者之比也丙辰冬余與諸友賞焉各賦一詩以記之聞而和者亦多叔載乃列寫成一冊命之曰觀梅唱酬余之記菊圃也亡友金汝遇盛爲梅稱屈令余作鮮嘲語諾之而未能也今諸公唱酬中獨無汝遇一句遂愴然書此弁之卷首以荅汝遇意云萬曆戊午元月下澣愚伏山人書

緑玉杖序

朴郎中潤甫與余同寓三門外以暇日相從甚款一日語余曰往在癸丑歲先君子赴嶺幕過舜于太學

士五峯李相公則相公出一策贖之曰此中朝之玩
世所謂仙人緑玉杖也聞大夫人今春秋九十有六
敬以此爲大夫人壽大夫人千歲厭世之後付之龜
鶴主翁翁歿令其家還我可也先君子拜受而歸以
獻于王母王母以爲榮倚之堂壁作一家珍寶而不
敢杖蓋王母年雖高步履輕快上下堂不用扶故也
歲戊午王母年百有一而終是時先君子已登世珥
不敢忘先君子所詔太學士之言即送于龜鶴金公
金公尋亦下世完璧之責尚在於珥而惟是曠世珍
物不敢付之隸人或爲匹夫之壁久矣今珥將躬納

于太學士請一語以歸而恨不得階主焉顧子先有以唱之使琿有所藉而請則幸矣余曰詩非所能杖可得而見乎盍曰以杖來諦視之儘奇焉蓋以爲竹也則浮輕而非竹矣以爲葦也則堅勒而非葦矣雕刻之所成歟則泯然而天矣造化之可爲歟則晻然而巧矣且凡物之堅者必重其輕者必脆之杖也運之於掌而不下墜委之以身而不挑折殆不可以理究矣獨其扣之而其聲詘然拂拭之而其光温然非玉而以玉名者其或以此歟抑人之寓物於人也雖時月之間有毀焉有失焉不如期者常多焉今太學

士之言始若因戲而發而終能洽合於十四年之後
太學士今年七十有四而耳目聰明神氣惺忪宜其
作地上仙人而之杖之來自中華還于嶺表復返於
太學士者庸非數耶吁奇矣桃竹赤藤一尋常物耳
而得二老之詩以名於宇宙況之杖也耶公以此告
于太學士則太學士其亦不靳矣丙寅六月既望愚
伏道人書于城南之寓舍

記

一默齋記

余在朝以一默自號蓋取諸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之

義也已亥春以嶺伯病解職歸食于家一日直諒友
金君汝遏來訊曰子之號以默必有說蓋以告余余
笑而不言強而後諗之曰曩余之幼也質癡而鈍見
人則赧赧然言不能出諸口及其壯而行乎鄉黨也
亦未嘗肆氣而妄言以得罪於父兄宗族此則吾子
之所知也一不幸而早捷巍科二不幸而享竊虛名
三不幸而驟躋顯列志浦而氣得則質與之化向之
癡者詎鈍者銳赧者靦而言遂肆矣入告于　晁旒
則觸犯而不婉昧於納約出語于卿相則剛傲而不
遜懵於忌諱論人則近於好訐說事則失之果敢終

至於此惡彼斃動輒得謗前跋後疐七顛八倒錐蒙
聖朝寬容得免於刑戮而省躬追愆漿背粟膚不勝
其自失之悔此余之所以困而後喻迷而思復寧緘
口結舌守吾純愚惟喑亞是效庶或有以善其後也
汝遇懍然而變乎色曰噫何子之誤也衆職有闕其
可默乎朝政不舉其可默乎賢邪雜進則可默而不
辨乎義利混淆則可默而不分乎不仕則已一日在
其位則不匡有刑而況子之升於朝也初非有姻婭
權貴爲之汲引焉眞所謂自結於明主者而樂讜言
賞直士又吾　君之能事則今子惟當盡言所知益

盡所言求所以報答知遇而已何可懲一跌而畏多口隨俗變化斲方爲圓阿諛苟容以爲利禄謀耶請速易子之號可乎余曰子之言余固不堪然吾子有教敬聞命汝遇迫然以笑曰人臣之事君以默爲罪學者之治身以默爲德余布衣也言非其責所處者鄉黨也行宜恂恂而樞機不愼支誕交病內隳德於已外招怨於人夫以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焉援之所不顧於子孫而余皆有之於身豈不愍哉請以子之所以自號者扁吾之室而藥吾之病可乎余曰知子者莫余若子雖多於言不至如此然吾子病

之乃所謂重以周也二字名言苟可益於輔仁之道者余何敢認爲已物而蔽之於吾子乎敬聞命汝遇拱手而作曰然則請申一默之義而終教之可乎余曰余之說有進於此者當爲子究言之夫人心之動非言則不宣聖人之道非言則不傳言其可廢乎言而失當則不如默固也彼謂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者乃過中之論而不可以爲訓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此以人而爲語默也子思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此以時而爲語默也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

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以事而爲語默也從上聖賢何嘗教人專用力於默乎必也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然後乃爲合於時中之道耳今子士也希賢而學聖者也苟有志於謹言則當以顏子之非禮勿言爲準方其言之發於口也必先求諸心曰合理乎不合理乎擇其合理者而言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矣從事於斯用功純熟則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矣又奚默之足貴耶此乃吾與子之所共勉也若或膠守默字必欲以不言爲德則是不過爲撐眉面壁之禪而已然則一默之云非惟不宜

於余而旦不宜於子矣子亦何取焉汝遇起而拜曰
子之言善敢不服膺然嘗聞魯男子之言曰以吾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余姑以一默名吾齋萬曆二十
九年元月上澣晉陽後學鄭經世記

菊圃記

希庵丈尹公季守氏少而貧老而窶能受命焉矍清
甿塵而夷然不以爲意堂前闢一小圃樹其中以菊
近數千蕞晨培而夕灌用力甚劬而不自知其疲蓋
將以是爲終老之樂而凡世間富貴榮利聲色玩好
皆無以易之也余嘗造而問曰水陸之花可愛者甚

蕾而博雅之評以梅爲甩者誠以標格之清高容色之潔淨精神之明粹韻氣之芳烈可以壓萬卉而朝之也今子治圃菊專而梅遺無乃取舍之失宜而好尚之偏乎公笑曰子之言是矣人情各有所好好之深則又不能無偏吾之於菊正猶子畝之於竹伯倫之於酒吾非惡梅而不取愛有所鍾而不能偏及也抑有一說焉當爲子究言之古人之所貴乎梅者非獨子之所稱而已抽芳心於臘前戰風雪於陰壑其操爲可尚也奈何今之所謂梅者爭雨露之恩於桃李之場而或反後之服桀之服行桀之行則桀而已

矣此渡淮之橘變艾之蘭所以見賤於君子之論也若然則雖謂吾惡梅而不取吾亦不辭矣季秋之月天氣慘慄風霜合圍草木凋傷向之綠者紅者芳者妍者悉皆搖落而摧折蕭條慘悽之象一望而無際矣吾乃岸巾携笻入吾圃而視之綠葉黃英敷腴瀾漫堆金疊繡燦然滿目初不知天地之有風霜二氣之有肅殺譬如正人君子端笏立朝陰邪讒毀之患左右交至而神閒色定不易其所操也伏節死義之臣刀鉅在前而視殞如榮罵賊而不屈也避世長往枯槁隱遁之士草衣木食絶芬華之外慕自靈於荒

閒寂寞之境而不求知於人也絕代佳人幽居空谷畏芳姿之難保守貞心而自潔翠袖獨立不見濡於行露也使吾神凝目注情性和暢愛玩怡悅終日而不能去時或呼兒叫婦命以大爵掇英而泛之一飲輒盡陶然卧藁邊浩歌數曲或朗吟陶詩數篇益叅春風在吾圃之中矣又何暇知有所謂花魁者而煩吾之栽植也耶余起而拜曰先生之樂真矣是足以終老矣萬曆癸卯春三月辛巳晉陽鄭經世記

城津山城嶺海樓記

長白之一支南迤而爲磨天又東馳入海而爲城津

左右前三面皆海獨後一面連陸而高峯峙焉乃天
作四塞之險固西扼一路南北交界之衝眞所謂我
之所要賊之所害必守而不可失之地也其上舊有
土城城中有海倉癸未尼胡之變湖嶺及嶺東粮餉
皆輸委焉城久而漫廢不治有年乙巳丙午間　朝
廷命修築之且以武弁差居山察訪使就此治郵館
率郵卒八其中爲緩急保守之計郵卒不便之兼城
中井泉不甘城外有川而賊至則病不能汲欲築外
城則病無力事遂寢一時論形勢識時務之人咸嗟
惜之歲癸丑虜有不遜狀方伯適被遞　聖上北顧

而憂之令備邊諸宰簡其代今監司崔公宴膺其選
臨軒之日　面命之曰今北門鎖鑰之任惟卿可
堪其往悉心力公以明敏練達之才加之以感奮淬
礪之誠治軍實繕兵械修城池峙糧儲凡係綢繆之
備悉殫思竭智夙夜經營而尤以恤民隱固邦本
爲先務前此北方連歲凶歉荐以疫癘民飢困且盡
公至之後二秋皆穰民產稍恒公曰是可使也城津
之役可與也遂與北兵使李英相度形勢上聞于
朝恢拓舊規設築外城起後峯之巔左右迤亘各百
數十步而城之兩尾入于海至人不可通處而止然

後向者城外之川始爲吾有而賊之仰攻於後峯之下者可俯而梃其頂矣公嘗病諸處城役率皆聚土累石僅同戲劇纔築旋圮修繕無已時如六鎭土城爲塞民一大獘乃募匠伐大石以營之其規模大略倣戚氏新書之制就後峰最峻處設大砲樓以臨之城之高壯堅完甲於八路軍民之役于是者皆知其經遠之慮必守之形有所樂而不怨有所恃而不懼焉城之左右皆設譙門合而扁之于其左曰嶺海樓擬形勢也城盡處積以巨石設亭障其上恰與山海關之望海亭相似則扁之曰望海亭慕中華也軒曰

朝日不忘敬也臺曰斬鯨志殲賊也既訖工率將士以落之以書來屬余爲一言余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國之大方而世之論者有曰城不必築有曰城不可築其謂不必築者以爲人君誠能得民心以爲固使之愛我如父母則敵自不敢動雖動可以制梃而撻之城莫固於此嗚呼孟子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者蓋言雖有地利必得人和然後可守不可恃彼而忽此耳非謂夷城墐塹坐平地以待暴客也彼此本末雖有輕重其爲不可廢則均也而今欲廢之不智孰甚焉其謂不可築者則以爲壬辰兵興而後

在處築城而無一城得利厲民之機械耳陷人之阬
穽耳安用城爲嗚呼無膽之將不教之民望塵而慄
開門而走此豈城之罪哉烈士忠臣嬰城死守以遏
方張之賊者古今何限而今不據此以訂城之可守
獨舉框夫怯奴以訾城之不可守是何待一世之薄
耶其不仁又甚矣法曰有餘則戰不足則守吾未知
今日之勢處有餘乎不及此稍暇時擇要
害之地設險以待之則不幸賊來將不免但有降與
走之譏而以賊虜遺君父之罪又可贖耶此公之所
以汲汲於城津之役而不以民勞而止不以俗論而

懈也嗟乎築城非難而得地之爲難得地非難而得人之爲難余嘗承　命于南遍歷山城非不險且固矣而往往高絶僻遠可入而不可出可以自保而不可以遏賊勢賊過其下睨視而無所憚不得地之過也今城津則不然據大路之隘以一面當敵出擊入保惟賊是視而賊不敢過此而深入公之於地已扼其吭而聞又以置大鎮擇良將建請于　朝此卽得人之謨也公之於城可謂筭無遺策矣雖然城之策又有進於此者向所謂人和者是也苟不得之則城爲無益而終見笑於或者之論矣可不懼哉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公之趨　朝不遠其以是陳之於　晃旒則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余雖不武尚能爲公誦之公名璀字瑩中歷敭中外所至有聲績是役也始而協謀者卽北兵使也繼而敦事者防禦使金景瑞也別將李一元堡將白善男韓希雲皆能盡心聽命以潰干成云萬曆乙卯夏具官鄭經世記

跋

興陽李氏家牒跋

余友李君叔平録其先代叙系如司馬遷世家之例

而加詳悉焉名之曰家牒蓋將以爲一家之史而遺諸後也成而示余余得以繙閱之既卒業而歎曰嗚呼吾東方文獻不足人雖有嘉謨讜論行足以爲訓於後者率皆湮泯而不傳不數世而其子孫已無得而知者今是編也溯流而窮源循本而尋枝上下十五六代言行事蹟昭晴雲仍秩然而靡所遺使子孫見之者得以寓其羹墻之慕而思所以繼述之則叔平之用意於貽謀者蓋亦勤矣而蘇子所云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正謂此也其有補於世教爲如何哉余於是又有所感焉世之名門望族震耀於一時者非

不多矣而一再傳之後或不免衰替不振降爲民伍遂喪其箕裘之業甚則至於絶滅而不嗣向所謂震耀一時者僅能爲過耳之烏音矣獨興陽之李發源長而流泳遠代不失爲衣冠甲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余於此而徵之矣觀衛尉公之勇於取義大憲公之忠於奉公清白傳家如全尹公寬裕容物如執義公李之善可謂積之厚矣其見祐於天綿歷其世代者非幸也宜也今叔平又能與其伯氏叔載勤學而力行其孝友之實誠慤之行已信於家邦而益相與勉勵日邁月征者積善之事則自今以往李門

之慶其有艾耶與陽家牒之作將不止於此一編而已吁其盛矣遂書此以勗之且以勗其子孫於無窮云

書養正篇後示林桂兒

余年八歲時先君子課以文公小學書曰用間提耳以遜悌之方者甚勤且切不省無狀未有以奉承遵守之終無所成就然猶未嘗以悖慢之行得罪於州里者皆先君子教誨之恩也今余有子亦年八歲矣顧乃諉於玩弄而闕於訓誨是爲不愛之甚也嗚呼古人所謂方知父母恩者豈但於養子而知之耶余

既悲且懼欲依先訓課以小學則又慮其嘈於文字
不可以猝語也遂就明儒所撰鄉校禮輯童子禮篇
中稍加刪改令稚騃者易曉手寫以教之名之曰養
正篇蓋畢其涵揉於此而不至於驕惰壞了也嘗聞
程子之言曰灑掃應對形而上者也夫灑掃應對人
事之至近者也形而下者之至粗淺者也然而其中
自有至理而爲仁之本在焉故曰形而上者也下學
人事乃上達天理之階級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
倦焉則是篇之言雖甚淺近而作聖之功實基於此
其忽之而不勗耶若夫修身大法備在小學書此

特爲之路逕而已非欲其安於此而不求進於小學也其勗之哉萬曆甲辰季夏上澣垂涕以書

書武夷志後

余讀晦翁武夷精舍記及棹歌十首未嘗不神遊目想恨無由鞋杖於其間也今適分符此邑得武夷志於徐君行甫處公餘披閱之甚熟則三十六峯九曲溪流沿洄左右奇形異觀殆若身歷而目擊之豈不快哉遂爲之謄寫一本又得九曲掇圖一幅倩工摸寫置之卷首仍付追陶先生和棹歌十絶于卷末俟他日官蒲歸山靜中諷詠則豈不尤有味趣也耶嗚

呼越中山水氣象淺促武夷未必爲寰宇第一而後
之評仙區者莫不將作第一件話頭必欲置之圖畫
之間而賓玩之何耶是必有其故矣盍思之哉丁未
抄夏書于達城之官舍

書李叔平請停門樓劄後

戊申七月玉堂上劄請停門樓之役　聖上惕然從
之盛德事也其時議者或以爲民弊雖不可不慮而
君父之病尤不可不憂譏玉堂失輕重噫此言奚爲
而出於清朝士夫之口耶如使門樓不作則君父之
病不瘳雖疲一國之民樓之役不可停也不然則停

之何况王堂之意不專在於除民之弊而已則又安得以譏之耶臣之愛君不一其道或傳之德義或保其身體當無所不用其極然必欲就二者而分輕重則盡忠於君者當有所取舍而必不如議者之論矣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於人且然況子之於親臣之於君當何以爲愛也故曰忠臣從義而不從君孝子從道而不從父其有所不從者乃所以深愛之而其無所不從者乃所以愛其身而非所以愛君父也嗚呼此義之不講於世久矣亦無惑乎此言之出於士夫之口也友人李君叔

平時爲校理實草是劉余於其私囊中見之有感而
書其後是歲仲秋下澣松麓病人書

書孫季進四皓圖障子

孫季進以家藏四皓圖示余而言曰此吾先君
子所嘗愛玩者也手澤存焉兵火之餘凡青氊舊物
無一存者而獨此幅宛然豈亦有所謂脩短者耶顧
故紙易就漫滅願以付諸工人稍起作小障使後人
得以寶藏而仍侈以一語則爲賜多矣余諗之曰諾
哉公方策名清時以致澤自期豈有所深慕於遯世
長往之蹤而眷眷若是耶惟其先人所遺必欲其久

守而不爲此孝子之心也況其所遺有大爲則季
進其可忽耶嘗聞不仕無義仕固君子之所急如或
知進而不知退終至於失性命饕富貴則此又畫中
人之罪人而於先人所遺之大者爲害多矣願以是
勗之季進曰善障既成遂書其下以歸之若其筆勢
之奇古覽者當自知余又不識畫不敢評戊申仲夏
晉陽後學達城吏隱書

臨瀛館候會帖跋

萬曆乙卯秋舍城呂相公出按關東節行部至臨瀛
邑之士人與相公同源者殆百餘人舉欣欣然願一

望見其顏色而又慮公廳私謁不可以雜然而進則
相與謀曰吾先世停睦之風吾裔孫講聞之熟矣今
相公居洛下吾輩處嶺外其窮達升沉固不可論而
地之相遠蓋已風馬牛之不相及六轡東詢天所以
榮吾門而幸吾輩也花樹韋家宗會之法族人遠来
則爲之會此意甚美先賢之所取也盍亦倣而行之
庶不昝先世家風而吾輩望履之願因之以得遂則
良非幸歟相公聞而善之與之期日闢公館以迎之
親疎無間老少咸集除有病故外至者凡五十四人
簪紳環繞壺榼羅列秩然有禮以相敬懽然有樂以

相親竟夕分夜燭見跋而罷焉相公曰此盛事也不可以無傳遂以帖子列其姓名識其歲月屬經世爲一言嘗念堯之德與天爲準而史臣贊之則曰親九族緜之惡至於鯀殛而四岳數之則曰圮族則族之道其可薄耶成周之制大司徒以六行教民而睦婣居孝友之次教之而不率者有刑以糾之其導迪之方極其至矣而辟弓之刺起於上采蕭之詩詠於下則周公之化至中葉而已衰叔世又可言耶善乎蘇子之言曰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致於忽忘焉可

也夫面目不相見語言不相接情意不相通則雖欲其不至於忽忘亦不可得先儒月會合族之禮所以作而末俗鮮有行之者今日之事乃能髣髴焉豈其見善於相公而有志於厚俗者雖取以節文之亦無不可矣經世吏于茲三年嘗愛其民恂恂然好善樂爲之語云具官鄭經世謹跋

跋王成盛集序齒録

曾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所謂會友非招請而聚集之也聲應氣求自以類至耳是集凡二十五人

而自遠至者八人初無折簡約日之事而不先不後同日而至茲非所謂聲應而氣求者耶環坐一室大開眼相對大開口相應各懽意謔然交相灌輸雖不免雜以詼笑要皆以商確經史講評義理爲主而偲切勉戒之意居十之七焉雖謂之輔仁亦不爲虛語矣其散而歸也有作而言者曰此會甚樂蓋亦爲後期以嗣之耶余曰毋有合有離者氣數也迭運而不可齊也合則樂離則憂者人之情也代至而不可常也離合憂樂安於所遇聽命於造物者君子之則而吾儕之所用力也世之欲常合而不離常樂而無憂

者每生者之所以爲甚感而卒亦不能得焉此造物
者之所怒也子何效焉咸曰然是可書也遂用戊戌
故事列名以齒而書其語於後云乘成子跋

題家藏竹石陣子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
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右朱子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語也世以此本爲
東坡畫雖未知其必是亦安知其必不是耶苟不可
謂必不是則又安知此本之非出於光澤家耶是用
敬書之以寓想見興感之懷云萬曆戊午正月人日

謹識

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意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此東坡老仙畫竹妙法也余昔於一松沈老所得中朝人所譜名畫十卷而縱觀之其中有坡翁竹一枝長僅數寸葉不過八九而颯爽有風露氣眞所謂意急起而追之者也歲甲寅余守臨瀛沿牒到襄陽聞一士人家有古畫竹二障世謂之坡筆云致紹介借来乃陰刻印本也幹節枝葉纖悉精妙有如苦心細意而成者而其圓轉活動流出天機則又非節節而

爲之葉葉而累之者也余雖不識畫誦坡翁之訣而
諦審想象則其精神格力意非坡翁英氣有不能及
而世之所云或非誣也邑有崔生名挺立嘗從石陽
正遊頗知畫竹用心又精密遂買絹使臨之作墨本
雖其間未免有一二失眞處要亦可謂善傳神矣後
聞 祖宗朝得坡竹二幅於中原令工刻石印出行
世埋其石於興仁門城底至今尚在此卽其本云雖
未知信否而姑並識之俟博雅知畫者有以評訂焉
萬曆戊午至日書

書陰符經後

南冥之學以朱子成書爲最初入頭處此是其高弟
鄭揆公之言必非孟浪余聞此於曹君汝益久矣獨
未知所謂朱子成書者是何書意大全語類外別有
此書常以未得見爲恨上年在都下窮愁中無以自
遣訪求平日未見書讀之偶得此書一卷於申知事
叔正處乃以叅同契陰符經分上下卷而合爲一帙
者也繙閱未竟而心竊怪之是不過爲彼學者借重
誣世之爲耳非儒者所宜用力豈南冥必時偶喜之
耶嘗見南冥集有一兩篇論學而專是道家機關間
用叅同全句豈亦出入時作耶是未可知也且叅同

契則朱子嘗爲之考異訂誤寫成一本見於跋語者既詳而詩篇書尺之間亦屢及之彼託以爲名亦不爲全然無據至於陰符則雖絶利一源天地之道浸數三句嘗見稱道而斷然以爲李筌僞作至比於戴師愈麻衣易不知編此書者何故併合之目之爲朱子成書耶其註釋亦未知何人所爲而序成於淳熙乙未則乃與朱子同時人也朱子大全中有閭丘生陰符經說跋生卽黃氏附録所云閭丘次孟也疑此註卽閭丘所爲而蔡以朱子跋語所評則又知其非閭丘矣黃氏附録有曰蔡氏學朱子者也當爲一家

之說又曰驪山老母註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爲書之末句云云今考此書則時物文理哲以上有註人以愚虞聖以下二十一句無註以此觀之則此註必出於西山而序亦西山所爲無疑此無西山文集不可得而考也萬曆戊午春借李叔平家藏陰符經觀之因書向所疑者以歸之庶知其說者有以見教云後考理學通錄黃裒集濂洛關建諸賢書名之曰朱子成書云余未見全帙不敢輕議然以此一帙觀之恐未免博而不精之歸矣

再書陰符經後

陰符經序成於淳熙乙未而不著其姓名嘗參以黃

說二條意爲西山蔡先生所爲而恨未得其徵也頃
見故友韓鳴吉遺稿中有一段攻破陰符病處而曰
廬陵黃氏有何所見反欲支中求一晦中求明旣追
而又進之使必售其惑世亂道之計耶正駁序中語
其意蓋以註釋爲黃氏所爲也然黃氏乃元末人非
淳熙時鳴吉偶失照勘耳近偶閱今獻彙言張綸所
著林泉隨筆內一款有云陰符經二十一句蔡氏無
註於是知陰符註果出於西山而余前日所臆者幸
而中矣余恐後學見此經載在朱子成書中遂認爲
朱子所註故詳著之戊午秋九月書

書南秋江過金烏山詩後

南秋江伯恭過金烏詩有曰辛朝注書吉冶隱秀於嚴霜清於水又曰鴻毛命輕義重山公與達可知此理達可身經二姓王杞梓寸朽鑑中疵公身所委惟一君眞知篤行誰與比余讀而甚惑焉冶隱之登第在於禑之丙寅其爲注書在於昌之已巳而是冬恭讓卽位翌年庚午春冶隱辭以母老而歸然則秋江之意蓋謂冶隱委質於辛朝以事恭讓爲恥而去也夫禑之爲胝出世多疑之如其爲辛氏無疑則於麗實潛移國祚之賊耳冶隱乃甘心北面而顧於取日

反正之初奉身而退爲辛氏立節則其進退豈不爲
無據何足爲治隱又何足爲眞知篤行耶今之論治
隱者拈出禑昌之事且置一邊但曰以麗朝近臣知
宗社將亡棄官而去　聖人作萬物覩而終身不出
則玆其爲不事二姓大矣豈不光明正大而必揷入
圃隱分事一事二以爲優劣竊恐秋江於此非徒謗
圃隱乃爲謗冶隱也嗚呼冶隱徵官也無國亡與亡
之義故見幾而退自潔其身圃隱大臣也以一身而
任社稷之寄故臨危授命殺身成仁斯二者皆爲中
道而論其所處之難易則固有在矣世之好議論工

訶詆者乃欲索瘢於圓隱其不仁甚矣惜乎秋江亦不免也

跋楊浦詩稿

有妙齡客輕衫幅巾登鏡浦臺倚柱而吟肌膚若冰雪目若明星神精清澈若綠水之涵秋也忽大書一絶于壁曰蓬壺一八三千年銀海茫茫水清淺鸞笙今日獨飛來碧桃花下無人見書訖拂衣去不向人說姓名見之者疑其爲海上眞仙跡而訪之則世所謂神童崔氏子溘也余昔守臨瀛其地人吃吃說此事不離口余聞而奇之問其人安在則化已久矣輒

爲之歎惜焉以未及見爲恨也後二年其胤子承文
院正字有海氏乃原從余遊視其外則眉目炯然和
其中所有則博學而詳說者也心竊喜之以爲其人
雖不及見而得見典刑亦幸矣今年春訪余于寂
寞之濱以其先君子遺稿示余余得以卒業焉則詩
凡六十三篇而篇篇皆與鏡浦作相似無一點烟火
葷血氣意者清都之暫謫者耶不然安能信口吐出
皆成瑣屑若然則其不久於蚺蠙固也余爲之歎惜
焉者庸非妄耶雖然自洙泗諸公稱述之言皆云以遠
大自期詩特其餘事則又安得不爲之歎惜而重以

未及見爲恨也耶正字謂余曰願得一言以彰於世
嗚呼此稿豈待余言而傳者但書今昔所感於心者
以歸之萬曆己未三月下澣愚伏道人鄭經世跋

書彰賜亭詩帖後

五峯李相公以書及所有彰賜亭詩帖三冊抵余曰
以吾亭而無君語可乎老夫病矣恐不能久急賡之
使得不及泉而寓目焉則君之賜也其語意不類公
平日豪氣余惟天之降才于公將以施於世而公之
用才於進爲者十未二三焉公豈有局於此而不遠
者乎特余之不托於吟詠久矣公故作此短促語以

激發之耳雖不應命亦無不可且見卷中諸作無非
秀句妙筆如隋珠耀日光彩奪目不可正視韓文公
脚下豈是着文章地耶是左不可以應命矣噫余之
詩不作固也抑公之徵詩亦可以止矣試言之夫名
羙器也造物者忌多取公之亭未成而名已聞於天
下一時俊彦鋪張頌禱之作已積而成軸又從而求
多焉無亦幾於過取名耶況公之爲此必欲以當一
室之晤言以自娛其岑寂耳而中朝數君子影響邇
然不可得而再覿月汀以下諸公從頭數過皆已爲
鬼録其幸而存者又皆歐陽子所謂不老則病不然

困於世路者開卷撫玩適足以愴然而傷和何有於自娛耶安用此爲耶公之待譴於郊外已五年矣而未嘗有幾微見言面盖將廢之惟命遠之惟命浸假而爲蟲臂鼠肝亦惟命公之於身固已泊然而忘之矣獨不能忘於詩耶遂書此于卷末以歸之題之曰跋盖欲其止也想公觀此當爲之一莞然也公往在戊戌歲以大客聘京師得　天子賜金而還買山于豐壤先壟之傍構屋而未完其扁則　詔使顧翰林天埈所名云

題陶靖節詩後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
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爲
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拍其泥深感老父言稟氣
寡所諧紆轡誠可懷學達已詎非迷且共懽此飲吾
駕不可回

右靖節陶先生作也夫謂之田夫則是不過一野人
而已而謝答之言紆餘宛轉有三四曲折以迴出塵
表確然不奪之所存發之以和易謙遜之語清而不
隘和而不儉雖謂之兼夷惠之氣象可也東坡乃謂
淵明玩世人未必能達道嗚呼豈足爲知此老耶

書六峯采新雜録後

余自未弁時從潤卿游今白首矣其知之蓋不爲不深矣其爲人温潤而簡重和易而有制深靜自守不喜交游爲文章精鍊典雅不爲險棘語尤長於詩自然有人不可及處及讀是稿則又知潤卿之所用力不專在於詞華而恨平日自謂相知之深者乃淺之爲知潤卿也雖然今世之不知潤卿者皆是矣獨老昏耶潤卿之學專於爲己不求人知眞所謂惡其文之著者人之不知也宜矣此足以見潤卿之所存矣吁其可敬也獨其中數段語未免傷於太高故謹以

淺見識其下而歸之蓋麗澤之義有疑相講乃退之
所謂不有益於高明則有益於僕者潤卿其必有以
復之矣

書芝峯論蔡子履中庸集傳贅後

老先生用盡一生心力發明聖人之言者極其精當
乃所謂行之而後言者豈後學輩卒然立說所能攻
破耶余不識蔡君面亦未嘗見其所著今但以芝峯
所論者觀之亦可以想其人矣噫聞道百謂人莫已
若猶爲大方家所笑而況聞道未百而謂先賢莫已
若者又如何耶多見其不知量也恨芝峯之所以闢

之者猶有未嚴而又恨久庵之有以啓此獘也噫

書　春宮冠禮圖後

乙丑正月二十一日庚午　世子冠禮官前期以儀註八　啓蓋謄出五禮儀也節目甚繁而一衆寫出頭緒錯雜難於整理　世子令司鑰問於臣臣遂分爲十七節逐節作圖以便考閱其中命賓贊會賓贊兩節　世子不與故不作圖宮官得之甚喜精寫一件以進及日拜起周旋動皆合禮觀者嘖嘖此固由於英明夙達而圖亦不爲無少助矣　世子時年十四歲云

書崔大容社倉約條後

事有宜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雖有志好古之君子猶病其難行若是則古道之不復非今人之罪也至其可行而不行則豈非可惜之甚而其因循媮惰之罪當有受之而不得辭者矣余嘗讀朱子大全書得所謂社倉事目而卒業焉慨然歎曰嗚呼此卽成周百家立社之遺意而朱夫子潤澤之爲書一科條不獨行之於一鄉一郡旣又聞之於朝請頒行天下今其存於書者并并綮綮可擧而措之苟欲行之寧有不可行之礙但患今人無古人澤民利物之心耳遂

謄藏一本以俟好古者攷焉乃者友人崔君有海爲
楊州能仰體 聖上分憂之意留心民隱撫摩不怠
又爲之節縮浮費得米一百石租二百石豆五十石
雜穀二百石將以此設置社倉遵行朱子之法問其
詳於余余欣然出謄本示之崔君歸則與邑之父老
士子講明而服行之且於社會讀呂氏鄉約以爲化
民成俗之計以書來曰如此可乎嗚呼崔君之有志
好古余固已知之矣施之於政其澤民利物之心又
如此其勤此豈俗所謂良吏者比而古道之可行於
今今而後益信矣雖然余見朱夫子社倉記非一而

皆以得人委任爲言蓋人苟不得則弊病百出行於
艱而不行於久遠得其名而不得其實効崔君得人
爲爾乎願以是勉之崇禎二年二月日晉陽鄭經世
書

書奇高峯答龜巖書後

秋江所録頗有可疑而貳於佔畢之云尤爲可疑
古人事師無犯無隱師之所行若有可疑寧可不
質而隱之耶質之而其事果爲不當寧可不省而
惡之耶師雖不省而惡之爲弟子者豈有以此自
貳之理乎反覆思量恐非先生之所宜有無乃一

時之人見其相遺之詩語涉規益遂疑其有貳而
秋江漫筆之耶秋江高風峻節聳動一世而其議
論之際或有不可曉處恐未可據以爲信也
右奇高峯答龜巖書中語師惡弟子弟子貳於師乃
是末俗諛薄之習曾謂兩先生而有此耶尋常每疑
此錄之或謬今見此論令人豁然其謂秋江議論或
有不可曉處云者亦良是余於過金烏山詩見之矣

書意難圖後

知叔載者以爲確實而有守不知者以爲良善而無
能此其叔載之平居也余與叔載隣比而居自幼少

相長大知叔載之深者宜莫余若其能臨亂而不懾
至死而不變則人有不知而余固已知之矣至其負
重而疾趨持轂而奮躍乃健夫勇士之技而叔載之
所無雖余亦不能以期於叔載矣此乃神天之所爲
非叔載之力能然也今夫避兵之人負嬰兒而走平
陸猶患不能致棄而逃者比比焉林回鄧攸豈其心
不足於慈耶勢有所不能也叔載以煢然羸劣之餘
擔七尺委頓之軀越深壑登峻坂以能兩全於白刃
交至之中是豈人力之所及耶嗚呼人患不能叔載
之至誠耳苟能之寧有動不得底神天耶古人謂天

高聽卑亦擬荅然者言耳其實地上皆天在傍皆神
朱夫子所謂天人幽顯不隔絲毫者乃爲至論而余
以叔載徵之矣雖然有所爲者非誠也發於暫者非
誠也必無僞而不息然後爲誠之至而能有所動余
見叔載友愛之心自表至裏無一毫修飾自少至老
無一息間斷叔平嘗病暴虐幾死而蘇積累月不瘳
叔載晝夜與居頃刻不離時其飲食調其藥餌適其
寢興率以底于完實其至行之孚於神明非一日矣
死生危迫之際如呼斯應如取斯有者不亦宜乎叔
載之所不可及者尤在於此余恐觀此圖者或莫之

知故表而書之使世之論叙載者知平日之純心爲
本而倉卒之所樹立乃爲其所推云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表箋啓檄

謝　皇帝降勑勉諭表　丁酉

藩翰職缺久俟譴罰之加覆幬仁深忽蒙勉諭之降
驚惶罔措涕泗交零伏念臣志切除兇才慙戡亂梦
氛未掃與賊同天六年恭兵又來蹙國今日百里屬
茲王師之再動念惟俟度之復愆修矛戟而偕行敢
曰奔走先後具簞壺而迎勞奈乏囊橐糇粻雖力綿
之自悲抑罪大而難恕何知式穀之誨遽下無似之
身如絲出綸丁寧十行緒訓若父詔子恩義一家嚴

君睿眷實超於尋常威顏怳承於咫尺顧復答撻孰非鞠育之慈雨露雷霆均是長養之道所謂愛人以德蓋將玉汝于成伏遇乾度包容異命申誥匪怒伊教指示可生之途轉弱爲強振起垂亡之勢遂令駑質重被龍光臣敢不棄舊圖新積誠思奮仗皇靈而馳驅庶效廓清之功奬臣隣而經營少答策勵之意

謝 皇恩表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之二月一日我 宣宗大王棄羣臣訃聞 天子遣行人司行人熊化 賜謚曰昭敬有丹又 賜賻若祭明年己酉四月始至

以本月二十八日五月三日節次行事訖　嗣王
差陪臣李光庭尹昉齎表詣　京師表曰
不獨親而同愛盛德常逮於賤微以孚生者恤喪
隆恩無間於存沒仁均覆載感徹幽明伏念臣獲戾
神祇降割家國扣膺西日未由追攀稽顙北辰敢申
赴告詿意慘怛之發乃及疎遬之臣虎節遥臨宣引
行易名之丹龍光荐被備歸賵賻之儀義固大於
重終禮亦豐於從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兼利萬
品洞燭四方軫小邦横遭冦戎拯濟淪溺察先人夙
謹侯度屏絶諛詭肆當復土之餘愈篤自天之眷臣

敢不兢戴父母篆銘心肝五物罔愆庶資漸海之化
一息尚在彌殫祝嵩之誠

天啓皇太子薨逝陳慰表

天心有眷方騰小海之祥神理難諶遽晦前星之彩
謳歌孰訣驚怛情同欽惟丕承顯謨無競維烈斂時
五福用敷錫乎庶民篤生一人賀元良於萬國寧知
甲觀之慶未到睟盤之期冀勉抑於淵衷庸俯答乎
輿悃伏念猥蒙洪造忝守藩封以攝莫親縱違魯吊
之禮克昌厥後倍殫華祝之誠

天啓皇帝崩逝陳慰表

恩霑率土方玏祝崗之誠禮陟配天遽傳憑几之命
日月所照摧慟齊深欽惟孝友因心倫序嗣服儀音
已遠傷弓劒之莫攀著存不忘即羹墻而有見顧思
繼述之重勉抑哀疚之衷仰念臣職縻偏藩至後同
軌奉圭兼幣雖阻應門之班譬星拱辰采增衆闕之
戀

崇禎皇帝登極陳賀表

龍德正中時升九五之位鳳曆更始方屬半千之期
六合同春萬物咸覩欽惟文謨武烈聖祖神孫雷厲
風飛刑賞不出於喜怒乾清坤寧率普盡入於經綸

肆當縶照之初益膺申命之禄伏念臣職在世見跡
滯藩維聽詔山東自幸須臾無死懸誠極北請祝壽
富多男

皇太子誕生賀表

一索得震慶元良之篤生兩明作离兆重熙之奕葉
神人叶吉率普騰懽欽惟 皇帝陛下德備剛柔姿
挺英武經邦道大致土宇之畧章賛化功深見天休
之滋至肆當河清之會誕膺海濵之祥伏念臣跡滯
東隅心懸北極九成韶奏雖阻鳳儀之庭萬壽嵩呼
尚伸鰲祝之賀

謝　賜兒馬馬粧笺乙未

駑才忝講席方懼踰分之榮駿相帶華粧忽蒙稀世之數無階報答祇積兢惶伏念臣等識劣窮經技止佔畢學孔子乃所願虔窺小儒之名待文王而後興利見大人之造猥叨玉筍之清列得依日月之耿光頃屬闢帷之初方篤絶韋之志卦彖爻象凡更四聖人而成潔靜精微豈是一未學所究每當顧問之際實患講說之難音訓句讀之粗分何裨聖學之造詣象占辭變之莫辨自歎舊業之空疎久靦尸素之貽議常畏負乘之招寇豈意自天之嘉貺乃及行地之

良材初出天閑疑衔闕下之戀乍蒙華飾如今日邊
之恩爲光奚啻於百朋不稱恐歸於三褫功則慙於
奬袴賚何蕃於眞龍伏遇健以自強純亦不已痛方
深於薪膽尚可緝熙學已究於天人益勤下問謂臣
等雖乏消埃之報憐臣等猶有歲月之勞存睿眷於
夕惕之中隆晉錫於晝接之後敢不乘以拜賜感之
銘肌老馬爲駒縱知長途之難效爛火不息庶賚大
明之時昇

謝録勳恩例箋 作代人

麋鹿命賤只俟溘盡之期犬馬勞纖與蒙大賚之典

以榮爲愧雖死猶生伏念臣學劣窮經才慚識務夙
承恩於帷幄曾蔑運籌壽之能逮伴食於廟堂寧有補
衮之績頃值國運之中不否如非聖德則誰興負羈縲
以從巡自知孤儇之多罪竭股肱而盡瘁敢望孔明
之純忠微功莫效於重帙積戾竟速於官謗何圖今
日慈賞之命併被當時召國之身貸斧鉞而存鳥喙
陶鎔已過於洪造錫車馬而發倉廩優蕃有踰於恒
科方懼賞僭而及遥敢念福過而來孽望五雲而灑
涕皇天后土當鑑衷誠撫一生而增憐白髮蒼顏太
迫遲暮緣何垂死之駑質獲蒙自天之龍光茲蓋伏

遇仁深報庸德重含垢屈羣策而成大業不讓塵
眷舊物而思微勞無棄簪履肆録一割之用特施再
生之恩臣敢不銘感在心省愆追往墓木已拱此生
雖之報恩之年朽骨難忘入地猶爲結草之鬼

冬至賀箋

地中陽德始露生物之心天上休徵備應調元之化
神人胥悦朝野同懽恭惟以聰明資撫盈成運戎疾
不殄方殷啓聖之憂大曆無疆永配求福之命茲當
來復之節茂膺交泰之祥伏念轂繫職鶉墟懸情象魏
鳥獸率舞雖違左城右平之班犬馬微誠遥伸日升

月恒之祝

誕日賀箋

河清五百歲幸應生聖之昌　龍飛四十春復屆赫
靈之節慶隆　宗社喜溢臣民恭惟簡在上天首出
庶物保烈假於戎疾弘濟艱難延曆命於舊邦永康
弗祿肆當虹流之日益膺川至之休伏念短句千秋
進鑑錐微補袞之忠萬壽呼嵩倍切傾陽之懇

慰國哀箋

大德必壽方誦華封之長言末命遽傳莫攀鳥湖之
颯馭含生齊痛宗臣何堪恭惟主喪元良出天仁孝

王亦一飯久殫露禱之誠帝與九齡未協神通之夢
茲當禮陟之日昌極孺慕之心伏念繫官鶉墟懸情
象闕念舊恩之難保虔切寸丹望層霄而長號若覩
深墨

中殿慰箋

聖曆無疆方祈日昇之福祿仙御遽陟空遺月出之
衣冠痛震重宸哀纏率土恭惟幽閒盛德端一徽音
壺範內修正助麟趾之化宮車晏駕永違翟茀之朝
坤承之義既深胖合之情何極伏念職縻南藩誠懸
北闕望六龍而莫攀路阻霄漢向五雲而長慟淚徹

泉臺

賀卽位箋

宗社有慶一人元良日月重明萬物咸覩朝野胥悅
勤植均懽恭惟　德著潛宮仁聞遐壤惟聖所簡蓋
嘗薦於天暴於民圖功攸終是以踐其位行其禮自
東西南北而無思不服允諧歌獄訟者皆曰吾君伏
念地阻呼嵩誠存拱極身在外心罔在外敢忘踈遠
之愚忠休無疆恤亦無疆竊祈初始之哲命

謝賜衣材箋　癸亥

臣於昨日入侍朝　講訖繞退卽　賜以粉紅綃

一匹潞州藍紬一匹此必臣所穿紅盤領日久獘
裂未及改備以致 聖明下燭至勤睿念臣實惶
恐無地措躬竊念臣猥以懵陋忝居 帷幄幸粗
備顧問之萬一實無片長可取而 聖眷隆洽有
踰尋常 軫其窮乏則 優以米饌 憂其疾病
則 濟以神丹此豈愚賤下臣所得於君父者哉
臣常銜感在心圖報無路至於衣材之 賜尤是
曠世 異數臣登受下拜不勝感激謹 上箋陳
謝者伏以
惟德是章衣裳方慎於在笥其服不稱 榮光有愧

於施身闔　命若驚烏有淚先瀉伏念臣章句末業罪
纍餘生無死須臾幸值風雲之盛際不違咫尺叨依
日月之耿光每當　晉接之遄自慚蒙學之陋只憂
素食之有刺孰意朱芾之方來皴縠含風着應清於
當暑華紬尚絅淡不厭於在中摩挲自天題封踧踖
無地報答此豈以訟而受但愧無德可承錫爵爲榮
悲衛賢之不遇奪袍誇寵惜唐臣之無終獨遇曠世
之恩有何稽古之力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念存典
學務急親賢　勤講廡於邇英日常當午招俊乂於
圭竇海無遺珠遂令磯線無長之才與被緇衣改爲

之澤臣敢不不渝素履益勵丹心替力既愆縱知驅策之難效哀職有闕尚冀補綴之或能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以　聞

延　詔後百官陳賀箋

龍德正中利萬物之快覩　鳳綸初下侈一邦之榮光朝野同懽舞蹈偕作恭惟恪謹侯度祇畏天威陰雨綢繆不懈修攘之道歲時筐篚常殫忠順之誠肆當離明繼照之辰遂膺渙號來宣之典伏念臣等猥將駑質叨忝鶴班中國有　聖人幸際半千之會八荒開壽域行待太平之期

上金招諭誠一啓壬辰

小醜稔猾夏之凶一作肆匪茹之毒羞辱已及於宗祏匹夫有效死之心規畫敢諗於皇御望幨帷而灑泣托簡書而披誠恭惟我國家垂休實與古商周比盛神傳聖繼十三代丕承物阜民安二百年既庶既富軍籍一作簿不聞兵革民業只知耕桑豈意伏鳥之兇酋敢逞無邦之猾計夷其君奪之社稷稔惡已浮於窮寒驅厥矣我陵阿不恭有同於獯窓耻厥兵之無言可執責我邦以難受之辭聲言牧馬于燕京一作却冒頓之書辭太慢謂當交質以德鎮暴豺之恐

喝無窮人心咸怒其窮兇天意豈容乎助逆凡師曲則爲老驟雨不能終朝我 王赫然命征恭山寧勞壓卵是何國運當尼人謀不臧奄以殷之時築誰守之城有何寸益於國驅忝教之民與必散之地曾是尺童所嗤廟筭之失宜既然邊臣之犯律何甚兵使擁營軍而逗遛咫尺不救釜山方伯避賊鋒而逡巡喬英常傍湖境下至州牧府使迄及郡守縣監某嘗接刃交兵旗偃曳於中野平生佩符懷印 聖恩忍忘於危時司馬之法若行此人之肉可食遂使鳥道失守糜爛嶺路生民 一作靈鳳聲蒙塵憔悴郊郊行

色腥烟燻染於鍾簨寃鬼湫沸於荆榛言之只益痛
心古來寧有此事其等太平餘息委巷窮氓田耕井
鑿莫非　仁恩方忻被聖化草伏水宿苟求存活
豈知遭逢亂離家破且置莫憂國辱何方可雪不知
兵非眞儒也雖一縱作之旋乾轉坤之雄圖惟降衷所
同得焉孰無忠君愛國之良性斯切戴天之憤遂作
枕戈之謀聚同志而運籌收召散亡之餘率擇要害
而設伏要擊扵刼之兇徒第此牧守逃遁之餘政值
嚴臨陣有奔北之患非無可達之良策一作長策此爲莫

大之深憂一蓋 作竊念吾州之地形實爲我國之天府
禮義行而民俗篤孚有新羅一千年餘風倉庫實而
戶口繁滋爲辰韓七十州都護襟領火維之列鎭拱
帶長江之上游河北雖散而莫收豈乏一介義士睢
陽苟棄而不守是無千里江淮商量今日之良圖莫
若此城之堅保誠能得良將而鎭撫使之鼓義氣而
周旋簡精率而守洛水之津絕通海輸歸之漕道檄
傍郡而據龍湫之扼塞踰嶺遁還之關防通通一作連
洛左諸州遥應湖南巨閫合聲勢以長驅士氣自倍
仗忠義以直進衆情感歸縱未能越海而來秀吉之

頭亦何難臨漢而燐義智之肉伏惟閣下忠信可行
蠻貊仁義所學聖賢岳飛初受金牌三軍痛如雷之
哭張浚復來河上百姓動加額之懽心膽證知於鬼
神旌旗係望於父老顧惟吾黨之翹企比諸他邦爲
血誠痛百年文物之靡遺倡大義而思奮哀一時義
氣之無托領單兵而何歸望名帥而難逢抱寸忱而
自惜至誠則人無不動厥戝寧憚於來臨有志者事
竟必成腥膻庶幾於迅掃幸憐曠野之匪兄亟回原
隰之維駟於戲凡茲環海一作隅蒼生孰非　李氏赤
子一寸葵藿誠悃非緣食祿不食祿而有淺深七尺

草芥身軀當看除賊未除賊而爲生死未論垂名於
竹帛但當效命於干戈東海只在眼前事未成而作
不成則蹈之未晚北辰實臨頭上義可一作當取而生不
可偷大略如斯餘言何既竢承顏色敬敷腎腸

募糧檄

醜虜逞豺豕之毒有生方憤於共天疲兵忌庚癸之
呼相死敢望於同志聽下風而慕義託簡書而傳情
輿言社稷之深羞罔極臣民之長痛腥烟燻染於鐘
簴漂泊十一廟英靈殷血濺汚於衣冠板蕩二百
年文物金城失千雉之壯固　玉帛困一隅之風霜

戎疾不珍於讎邦傷心四郊多壘皇天尚慳於悔禍
瞥眼三時已窮顧惟環海蒼生本是誰家赤子揮涕
戀　行在雖切火陵之忠誠伏劒出全師奈無丞相
之權力糾合摧山之健卒額不滿千捕斬陸梁之兇
徒戡纔半百縱不能扶天傾而雪主辱亦庶幾有進
死而無退生第此兵燹之彌年正值民產之掃地箕
斂給餉敢言居有積倉行有畏糧道乞而炊其奈軍
無見粒士無生氣愁看楚卒之半菽願借周瑜之一
囷竊聞諸君義不後君忠思益國茲念荼飢幸勿越
視胡命其能久是稔惡就誅之辰富人不愛錢乃撥

亂甚禍之策嗚呼一片葵藿誠悃非緣食祿不食祿
而有淺深七尺草芥身軀當着除賊未除賊而爲生
死未洩公私之積痛更立天地而何顏一膝難屈於
讎庭已分寧蹈東海萬鱗方困於涸轍惟願急激西
江

上都 體察使啓

直道事君昔屹朝陽之砥柱誠心愛物今明嶺路之
福星社稷賴安內外爲重伏惟夷險一節文武全材
臨淮縶入軍中金鼓旌旗頓瘳精彩魏公復來河上
旄倪聲聲舉同懽呼滇渤息鯨鯢之波山河壯金湯

之勢伏念塵埃凡吏書劒腐儒守專城而分憂猥紆
章綬拜下風而增氣恭候鼎祫
上副　體察使啓
敝帚甘棠民歌勿拜者七載謀諏原隰　王命往欽
哉二臣澄清指期遠近騰賀伏惟公輔重器帷幄良
籌國內無雙久紆北闕之恩眷軍中有一方寒西賊
之心肝坐看邊境之脫蹏立致生靈之奠枕伏念塵
埃凡吏書劒腐儒分憂守專城匪遑啓處緘情修尺
牘敢候起居
上方伯啓

福星在境一路澄清靈雨隨車諸生動蕩旌節所留
耄倪同懽伏惟詩禮名家簪纓華胄曳履文石世榮
玉樹之雙抽視篆仙都民愛甘棠之敝芾藩敭克壯
廟謨攸毗伏念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望下風而增氣
愧莫揄揚典大邑而承流頫竭駑劣

長子婚啓 丙辰

生男頫有室固是父母之同情取婦欲得賢蓋爲宗
祀之大計恭承嘉命慶叶靈蓍伏惟詩禮家傳和柔
閫範酒漿籩豆之教自有齊不出之年榛栗棗脩之
儀命以順母总之事僕之第一子松年方在冠職是

承家同氣之求不待良媒而定先人之禮敬遣從弟以將

接伴使獻都督軸

霄漢高懸爭仰武侯之忠烈滄溟未竭應留杜預之姓名愧無倒峽雄詞莫狀軒天偉績伏惟某官閤下山西間氣斗南豪才半世沉淪未作處囊之毛遂中宵起舞翻爲擊楫之祖生奮猿臂而鳴弓望狼烟以裂眥長風破浪東民咸喜飛來上兵代謀北虜不能前進遂令荐食之豕終成救尾之蛇山海城池自倍金湯之執犬羊巢穴遥驚韓范之聲約束嚴明渭上

之耕桑按堵招懷密勿關中之髦白盈涂斯爲不世奇勳信是無雙國士褒忠錫命巍升上將之尊開府治戎專制全遼之事紀勲常而無斁垂竹帛而有光即今福德臨燕攝提貞孟春潮欲漲佇膺川至之休朔祲全空正屬胡亡之歲輕裘緩帶坐清沙漠之塵朱芾葱珩歸入麒麟之畫所貴口碑頌德何煩銅柱銘功某學乏誦詩恩叨使節敢墜執弭之志

上樑文

道南書院廟上樑文 丙午

羣賢起南服有大功於斯繼往開來厦屋峙上游表盛
代之宗儒重道樹風聲於天壤聳瞻聆於冠紳洪惟
嶺南一邦有稱海東千古諸山西北乎環鎮起爲太
白結爲頭流百川左右而奔趨會于洛水朝于瀛海
扶輿淑靈之氣亭育豪傑之才功名文翰之臣往往
而能彌綸一時潤色辭命氣節忠義之士斑斑乎其
壁立千仞扶植彝倫鳴前後者固難勝枚語道德則
請姑舍是恭惟閫隱先生英姿三代人物絶學千聖
音徽出言成章契先儒精詣之見善道而死驗平生
篤信之心寒暄堂先生粤有淵源功在踐履魯齋殁

後豈無其人小學書中先立大者一蠹齋先生入山
求志麗澤資仁聚辨居行接武烏川之遺緒造次顛
沛服膺洙泗之微言晦齋先生致知居敬之功修辭
立誠之業以孔孟爲可學五箴植志於青陽歷險難
而益堅三省辨德於窮髮退溪先生集成一代諸子
世適千載晦翁深探妙契之知貫精粗合內外而靡
欠勇往力行之效建天地質鬼神而無疑於赫閒氣
之鍾豈非上穹之意迭興數百里之內不待半千年
之期君子居之是邦所以爲鄒魯吾道南矣斯人得
免於盲聾暫時之亨否寧論長夜之日星有在言爲

法行爲則錐舉國圖不宗師食見蓑立見墻在吾黨
宜益親切近賢人之居若此被君子之澤衣深嗟歎
之不足故詠歌想像欣慕者已久祭祀而如在其左
右影響聲臭爲可尋肆筵設席爲尊道之誠乃諏妥靈之典
地與我所樂哉斯丘人有秉彝好是懿德方伯悉心
以綱紀地主殫力於經營多士不憚釋經晨夕敦事
庶民咸勸趨役遠近承風既工善而吏勤亦材良而
力贍荊榛初闢怳爾山川之改觀日月幾何隆然棟
宇之如跂內廟外堂之大壯竹苞松茂乎斯干階級
峻嚴循序而未容躐等宮墻深廣覬人者先須得門

藏修息游之於斯美哉輪奐登降灌薦之有位
得其度得其宜長江大川襟帶東西是取有本之混
混秀嶽奇峯拱揖前後如見所立之巍巍占天作地
藏之名區得異世同符之至樂嗟昔有受於先覺請
今廣諗于同人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希聖希賢自
是本分井而不能及泉則爲巢知至知終勿安小成
但苦八室之難能莫歎襤衣之不逮果誦詩讀書而
有獲即合堂承誨之何殊困知勉行其成功則同氣
質可以學變誠立明通必養心而至賢聖豈皆性生
苟不自力于治躬昌道何面於當坐勿謂今日不學

衆人當惜分陰毋曰小過何傷細行終累大德惟寸
積銖累之不怠或高山景行之可幾是爲吾輩本圖
願與諸君共勉一言相勗六偉齋陳兒郎偉拋梁東
浩浩天淵正派通若到此中眞得樂許君親見退陶
翁兒郎偉拋梁西萬丈屏山黛色低雲暗雨昏渾不
管屹然千刼護巖棲兒郎偉拋梁南千頃天雲一鏡
涵鮮到鳶魚飛躍處卷中賢聖靜中參兒郎偉拋梁
北二嶺微茫隣紫極虹橋易斷綵雲深萬古閒愁人
不識兒郎偉拋梁上山月江風無盡藏欲知箇次一
般清須向靈臺除慾障兒郎偉拋梁下門外通津連

大野試問南征北去人幾人不是迷逢者伏願上梁之後整遁蛟龍林遠虎豹塵埃隔斷水益清而山益高經史沉潛書有爲而富有得家絃户誦之風作入孝出悌之俗成正學明而邪詖不行如日方昇而魑魅畀跡賢才興而治化以賴若天將雨而山川出雲斯文在兹小子有造世有先後地有遠近揆則一於東夷之人西夷之人道無遠邊際理無顯微推以放諸北海而準南海而準千秋道脉一歟儒宮

文巖書院上梁文 乙卯爲春川府伯申叔正作

天未喪斯文正學繼絶於昭代民之好是德大賢揭

庋於明宮新一時之瞻聆宏萬世之趍向猗歟東土
夫子寔惟追溪先生自圖隱至晦齋集成諸子之條
理由閩洛達洙泗遡洄千聖之淵源博文約禮之功
程繼往開來之事業自東西南北而無思不服如麒
麟鳳凰之皆指爲祥凡在過化之邦舉稱宗祀之典
矧伊壽春大府素稱文獻名鄉山川毓靈建安爲祝
母之貫巖洞帶馥衡岳留晦翁之題既有慕德之儒
林可無尊道之盛舉時必有待禮不自行伏惟府伯
明公詩禮治躬雅好古玉筍班裏兩朝陳善蓋臣
松桂林中一麾讀書仙宰政已勤於民隱念先敦於

化源遂建興學之謨並議妥靈之禮風聲所動奔釋
經敎事之青衿神鬼與能發天慳地秘之靈境儌三
代法宮之制用兩下廈之規棟宇楣庑楹翼廉阿
觀於外而儀表整飭室堂房序户牖階墊入其中而
模範森嚴登降祼薦之攸宜唫唫其正蔵修息游之
有所秩秩斯干誰知榛莽之場嵗爲絃誦之地千回
翠壁神刋武夷之岡巒三面晴虹天作泮宮之形勢
修明中古文物貢餘第一江山宜萬目之聳觀說一
代之奇事聊陳偉唱助舉脩梁抛梁東水統山回意
未窮從此倘成仁智趣許君親見追陶翁抛梁西潭

影澄明抱曲堤霜落霧凝元不惡最嫌狂雨送黃泥
拋梁南畫裏峯巒玉立三只怕古人心未獲風光眞
似濯纓潭拋梁北山勢騰來不極請看雲烟變滅
中耑欵萬古青蒼色拋梁上山月江風無盡藏欲教
肖次一般清須向靈臺消翳障拋梁下突兀眼前看
大廈權輿從此養賢材濟濟鹿鳴歌小雅伏願上梁
之後神呵不祥地孕其秀靜地詩書禮樂令人與居
古人與稽明廷輔蔽笙鏞達時所施窮時所養士奮
希賢慕聖之志家有彈琴讀書之聲人無異師邪說
者不得作國生多士治化之所由隆右文餘風左海

終古

正寢重營上梁文辛酉

堂構不克肯曰余有後昆室寢将成尚能似續妣祖
幾年灰燼未掃今日棟宇重新恭惟我鄭之先始貫
臨晉之籍粤至判州牧事初留胤子於商山聿來修
義府君乃卜新居于栗里迄千古之柞棫闢五畝之
田園背山臨流但未廣仲長統之宅朝飧暮粥寔能
遺龐德公之安歷數世而增修逮皇考而無替五架
屋二楹寢苟合苟完之規模千竿竹萬柄蓮不貪不
富之生業當不省嗣守之日值無前兵燹之災雖大

運閼天或非積灰之致而先業掃地實切念始之悲
慘目一區風烟驚心十載霜露祠堂先立於荒落荅
斲之制未遑厩廡縱葺於著雍瓶罄之容僅足由綿
力之莫振久正寢之未營幸此退閒之餘又逢中熟
之歲爰謀新作遂決舉贏入山取材細大曲直無棄
木出力相役比閭鄉黨有尊風上棟前後楣視舊規
而稍敞中堂左右夾攸古制而未純周旋可容冠昏
奉先之有所久遠無斁歌哭聚族之於斯承前烈而
不隳示後嗣而無侈溪山如喜景物生輝龜形峯燕
尾川依舊西臺妙語窈窕扶踈架叟新畏老清篇

夙志粗酬善須何歎聊陳六偉助舉雙虹兒郎偉抛梁東千疊商顔一望中雲暗谷深芝草翳不知何處臥園公抛梁西萬壑紫雲赴五溪只爲朝宗心不已滔滔日夜過蘇堤抛梁南當户山光碧染藍應笑幽人藏用甚朝升雲霧暮橫嵐抛梁北一點黿峯連屋極屋後峯前萬籟龍至今不改淇園色抛梁上鵬背培風出塵埃大小錐殊各有涯榆鳩野馬同來往抛梁下三面青山圍大野黃雲秋漲四隣豐不必吾家躬學稼伏願上梁之後神呵不祥天錫純嘏父子篤夫婦和兄弟睦家道以肥容體正辭令順顏色齊屋

漏無疚牙籤縹帙存留身後墨庄好水佳山管領世
間清福衣取温食取飽不願人之文繡膏粱言足與
默足容每與道而盈虛消息此箇家法永世雲孫

祝文

道南書院享祀五先生祝文

文忠公圃隱鄭先生

倡明絶學吾道始東不有先覺孰開後蒙

文敬公寒暄堂金先生

先立于大踊繩循墨篤信好學須不迷則

文獻公一蠹齋鄭先生

心存思道務在踐實持敬之功夷險若一

文元公晦齋李先生

居敬精義緝熙日新立言垂範惠我後人

文純公退陶李先生

敬義成德禮樂在躬博約之學繼開之功

屏山書院享祀祝文

學博而要見徹而實莊敬之功表裏如一

月巖書院龍巖金先生享祀祝文

復命無所事二則羞身淪中土魂返故丘

穌齋從享時五先生前先告事由文

是邦大夫有能用力於聖學吾黨小子咸頼賜食於
明宮故領議政穌齋盧守愼今日妥靈先事由告
廬江書院祔西厓鶴峯兩先生告追溪先生
文
先生之學兩進明誠眞知實踐道尊德成既以自裕
施及于人有來求道縫掖如雲循循善誘指示階級
因材而篤有適有立有懿吾邦有覺二賢授受眞的
同列推先著龜于國模範于士作成之盛於是爲至
生既升堂攷宜隮祔淸吉薦虔腶以薦蘩蠲閭閭侃侃
如侍燕申尚其昭格啓佑我人謹以西厓先生柳公

鶴峯先生金公配食

蒙宥還家告廟詞壬子

橫遭無妄名出賊口以三月二十一日承 拿命二
十五日詣禁府幸賴 聖明洞察寃枉以四月初二
日蒙 恩出獄而削職之典只因關節求官之故保
全性命莫非陰隲默念終始不勝感愴中因病患留
滯道途今始來見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又 丙辰

經世遭罹厄會詿誤兇招縲紲四旬拘羈一歲幸承
默佑得逭大何以前月三十日蒙 恩放釋鐫削匪

宪荒隊墜是體茲因歸見敢告來由謹告

廢逐節上墓祭告詞

逐節上墓行之雖久禮實無據今人致隆於此而四時正祭或廢不行无失聖人制禮之意今考朱子家禮東萊宗法止於寒食及十月上丁展掃封塋其餘節日則並於祠堂薦以時食舉廢之際不敢昧然行之茲因朔參用伸虔告謹告

祭文

皇朝進香祭文丁卯

赫赫 聖德覆冒萬方敬忌天威率由舊章思弘前

烈罔或怠荒心存堂構志鋭修攘威靈震疊兇醜動
勦大勳垂集　未命遽揚率土同悲在臣則无叨承
眷命恪守荒陬職缺屏翰計失綢繆北拱徒誠東
顧猶憂庶收桑榆以答　龍光何天不惠降此大殃
撫膺長呼五内如焚限以外藩末由趍奔攝薦蒭芬
如在如臨尚其降格歆此菲忱

祭水軍淹死文 丁酉

蠢茲沮齒肆厥逆腸讎大邦而豕突不懲食我疆而
狼心無厭蹙百里而孔棘奄奄國步何依整六師而
于襄赫赫天威再震時惟虎士殲彼龍驤被重圍以

偕行指對馬以齊憤乘長風而破怒浪銳氣方馳協
陸兵而蹴島夷奇勳非遠何天不惠大灾荐臻路未
半於洋程颶忽作於驚汛山掀岸簸飜騰萬頃之鯨
濤楫碎檣摧到落千尋之蛟窟鯨頑鰐橫雨泣雲愁
毅魄淪而爲鬼雄滄溟深而猶氣怒天長地濶誰招
絕域之魂生信死疑空入幽閨之夢摧堅壯志敵愾
忠心餘哀忍聞於水濱遺恨永齎於泉裏微予之故
胡爲魚腹之埋惟　皇所咨想貽龍顏之感一念及
此五內如焚具菲儀之致虔託荒漱而將事賊未滅
而身先死英雄之憤曷平海有枯而情不窮精爽之

來倘冀

祭盧游擊繼忠文 戊戌

長蛇荐食 皇軫我東命將出師百萬羆熊時維我
公亦提其旅闞如虓虎用固我圉堂堂督府來董戎
功既復晉州泗川是攻匪安匪舒號令如風孰不用
命繄公先登公才如鷹視賊如蝇叫呼突入爲士卒
倡舍矢如破則莫敢抗不見賊難但見賊易追奔逐
北兇醜披靡何天不惠大功未竟飛砲貫腦殷輪言
病勇能殺賊忠爲殉國公竟得死我民無禄偏邦賊
生叨忝一方承昞已幸況蒙傳檄深器度軒豁儀

容宛其在目愧涕無從我心有慰公靈不泯結爲鬼
雄洩此幽憤賊滅然後升爲將星名留竹帛形八丹
青斯理則有斯言匪妄

丁丑從叔叅奉文一慟而奠冀紆聊纏

嗚呼哀哉温醇之質端慤之行天之與吾叔者不爲
不厚而靳其壽以方壯之氣血一病而折明敏之資
詩書之業天之愛吾叔者不爲不至而嗇其福以爲
貧之禄仕一階而止豈天意之夢夢將鬼物之作凶
嗚呼哀哉種德而不食于其身則必于其子孫昔吾
從祖勤學而力行積善在躬而道不勝禍罔克考終

鄉邦遠近識與不識莫不爲之泫然盡然人於是爲不能無憾於天而猶有所冀者以吾叔爲其家子謂當錫遐齡而降胡福使食其報遽爾不淑則果然不可知者天道也嗚呼哀哉吾叔於吾其行爲父而其年則少吾歲九吾叔幼稱之時吾猶及知之蓋其未離髫齔而穎悟出倫逮肄簡諒則聰警過人從祖每奇異之或於過庭之際指以語人曰此非庸衆兒也年甫弱冠選升于泮從祖喜且悲顧謂余曰門祚衰邊累代于茲德積先人慶發汝身今此兒又捷小科他日若得隨汝于青雲之路則衰門之大幸然何可

必哉有命焉言猶在耳而古人所謂未知其言之悲者誠可悲矣命全於衰亂之餘德辨於困阨之中於言謹而於行恭自吾齊輩皆喜其方進而未已且知其爲遠到之器謂立揚之指期以昌大吾門當如吾從祖所云孰知吾門之無祿一至於此使豫章出地未干雲而先萎使吾單子四顧而無依抱無涯之悲也耶嗚呼哀哉始吾叔之歸自北闕瘦削太甚幾於解体意謂風氣之不習道途之艱苦理應如此不必深惑及其病作之後勢甚危篤猶意其年齡未衰神氣清朗攝理之久則自當蘇復豈知感傷之嬰遂爲

不起之疾省問之面永作終天之訣耶將下藥昧審
証之方侍疾失將護之宜以致大限未窮而朝露先
晞也不然豈有吾叔之愷悌而不見勞於神明遽爲
二豎之所嬰耶嗚呼哀哉從祖之寥在兵戈飢饉之
會凡附身附棺者未能誠信而無悔備物改襄乃吾
叔平日至情而未克成從祖母常年心恙本因哭子
傷痛而發自吾叔逝去之後日益深劇奄奄氣息僅
延時月使死者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泉裏沉冤曷
有既耶嗚呼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吾亦不得而
知之也孤孀在閨弱子蒲前平昔之所鍾愛而棄背

不加憐親黨布莫朋友咸集平昔之所懽娛而貌然
不相接嗚呼其無所知矣豈其有知而能忍於不能
忍之地耶精氣聚而有生則有知游魂變而無生則
無覺乃其常理之死而致生之此其所以爲不智也
合散隨化脩短同歸歸者既無所覺知則存者亦可
以不悲矣吾知其可以不悲而又不能不悲不惟不
能不悲而又不能忘吾亦不自知其爲妄想耶狂易
耶抑亦性情之常耶言盡而悲不能窮嗚呼恫哉
日月有期已戒靈輀一慟長別五內如裂嗚呼哀哉

祭金參議昌遠文

昔余聞於聖訓曰天道之福善遂博徵於前代信此
理之非舛念大公之洵美蓋末俗之所鮮厥聰穎而
端慤自婉孌之未弁服詩禮於家庭務遜志以罔倦
藹棠問之旁暢作邦家之俊彦猶謙謙以挹損不賢
智以自先聞過失而恥言絶悁忿而不見是鬼神之
佽福宜祿壽之俱衍何一疾之沉綿不可爲以俞扁
天之大而人憾理雖常而數變嫉張杜之何修羌赫
世而冠冕顏子聖而短命原思賢而貧賤公委命之
有素豈怨尤與歎羨得正斃焉何求彼罔生者幸免
矧瑶環之蘭茁已從事於簡硯諒餘慶之未艾天錫

祚以俾戩寔存順而歿寧公何愧於仰俛顧余質之
顓蒙又重之以褊狷幸襲薰於蘭室叨義分之繾綣
覩深純於所養挹温醇於睟面悟吾師之在是欣鄙
朋之見睨雖偏性之難克亦觀善以自勉頃離違之
積歲悵承誨之莫便尚神交於兩地若同席於閒燕
擬相羊於丘園共晚節於霜霰悲此計之莫遂訃書
傳於海甸慟余哭於寢門淚隨聲而交濺想心期於
疇昔增余懷之憀慄余有過其誰告余有疑其誰辨
余有喜乏誰慶余有憂乏誰唁心悵悵以靡依魂怳
怳如有見惟不亡者或存庶顧歆此薄奠

祭西厓先生文 丁未

精鍾河岳彩應奎壁夫豈偶然國摧棟梁士失蓍龜
又何遽爾其必爲平治而出胡不與耄期之年旣彼
蓍之難諶昌余慟之可已想儀形其如在念平生而
興哀清明純粹之資禀之天賦者益尊持養斂藏之
效得之師傳而益深幼學固欲壯行明體所以適用
紆 聖眷於帷幄粤自張敬夫之少年撿藥方於丘
園還同陸宣公之晚節功存社稷而未嘗務已謗騰
珠犀而不以介人身兼天下三達尊志了人間一大
事蓍生望司馬之再相視進退以卜安危白首抱希

文之二憂處江湖不忘廊廟苟天心之祚宋寔蒼德
之降周豈知輾轉寢之霆竟作徹縣之日九京已閉萬
事成空畜德殉身道之將廢也命罷市奔計公之所
能者天寔生人之所悲在英靈其何感嗚呼哀哉小
子無狀早歲摳衣提耳面命之令與二三子爲序
覿德而心醉者蓋將數十年于茲雖學焉而未能亦
仰止而不怠仁者必壽道謂有依哲人其萎吾將安
倣嗚呼哀哉公昔寢疾我適遠行忍淚告違分知幽
明之永隔執手叙訣視同寒暑之迭遷丁寧憂國之
謨密勿持身之訓今猶在耳念之摧心詎或相乎微

衷庶不墜乎遺囑嗚呼哀哉出天孝友徇國忠義固將大書不一書傳家清白瑞世文章特其餘事非能事不百年之定論豈一人之贅言意中蒼壁吟外暮江揔似當時語句玉潔精神淵渟器度不知何處尋陪單杯辨香一字千溍凡今之世莫知我悲

又祭西厓先生文　己酉

嗚呼哀哉棟木一摧墓草再宿日月漸遠影響難追疑無所稽德靡就考後生依痛小子則尤質本戇愚學未變化言輕動妄罪積于躬小人之歸君子所棄先生而在豈令至斯方屬追僊遽承召役抗顏于蕩

省心良斬默計歸程必後祥日既乖築室敢孤辨香
伏哭筵前有淚如瀉金聲玉色怳若瞻聆清洛沄沄
蒼厓嶷嶷灝氣中亘先生之靈嗚呼哀哉

祭金士悅文

昔余弱冠始與公識一言定交許以莫逆屏山晴雪
玉淵春風追從雖濶契遇則隆胥好而敬愈久不衰
蘭言水心百年爲期昌其不淑一疾而萎承凶伊始
如夢如疑既哭寢門猶慮傳訛天之未定我慟如何
嗚呼哀哉公之醇慤宜福于神公之材局宜養于人
一命未階壽且不延箕裘世業又將奚傳理豈不常

氣數之舛嗟哉中人昌勸于善嗚呼哀哉曩歲壽洞
相向失聲山頹之痛維我與兄去年維夏唁我于河
眷言遺文託以編摩言猶在耳其敢失墜今公已矣
誰與同此嗚呼哀哉嶷然之姿豁然之器偉然之論
軒然之氣瞻之無覩聽之莫聆一觴侑哀不泯者靈
嗚呼哀哉

祭權金山從卿 景虎文

與公相識餘二十春以年則丈論心則親人謂公迂
我愛其質人病我愚公恕其拙或遠或近在彼在此
莫逆心肝無瞥終始公茂我悅我焚公歎既同安顯

況在阨難晚景相看百年爲期云胡不淑大限于耆
逝矣冥冥存者惸惸寢門長慟淚如河傾嗚呼哀哉
昔歲丁酉旅寓三清五友相聚有若風萍時倭再寇
兩湖尾絣逼近畿甸都下震潰有後吾君以爲民望
正論如線頹波孰障晨晡扼腕相對灑泣勗以忠義
誓心殉國此心之堅證在彼蒼此情之苦死何可忘
契濶未久相繼凋零繞傷守愚又哭公甥落落晨星
光掩于河公今又歿我懷如何嗚呼哀哉我病于郊
大命其棘既瞑而視公在我側時我飢飽善我藥餌
匪有高義生還昌黎聞公之病我心如隕屬茲杜門

莫由奔問逮承計書又稽匍匐以此相負心愧面忸
嗚呼哀哉去歲仲春達城東閣信宿而別老懷猶惡
今適月朞公不起疾孰知此別遂成永訣去歲重陽
要我西川公來稍遲余返式遄青眼佳期失之交臂
早知有今豈不相俟興言及此有噎于肖精靈如在
當鑑余衷嗚呼哀哉風神永隔影響已昧言笑從容
已矣難再愚谷春花岐湖秋藕匹馬過從已矣難又
深杯淺酹平昔所嗜爵不見既嗚呼悲矣

祭靜庵先生文 祠在綾城竹樹書院○辛亥

嗚呼哀哉玉潤金精先生之質規矩準繩先生之德

尭君舜民先生之志幼學壯行先生之仕罹讒而見
擯先生之窮也命折而道全先生之終也何小見之
饒舌謂先生之智不及於卷懷哀道廢之天定雖先
生之誠不能以挽回惟先生之生在漢之陽妥先生
之靈胡瘴之鄉豈先生之不幸迺斯民之無祿抑身
厚而名尊亦非先生之所欲有斐芳寒暄宴先生之
所嘗依歸望玉川芳匪遠想先生優然其相隨後先
生而莫及悲小子之倀倀登明宮而薦洞酌宛親接
乎先生之耿光

祭尹希庵文 壬子

昔余在於髫齔日侍立於先子有游從之最洽寔希庵之豪士覩交情於隅坐悅愛敬之兼至或趍蹌於尊俎公賞余爲遠器自戊寅之修禊荷忘年之高義踊後塵於詩禮幾承誨於提耳時先子之詔余曰汝可以師事雖不肖之無狀尚服膺而弗墜逮觀光於賓王蒙指迷於詞壘忽糠粃之在前乃松栢之相喜惟忠孝之以勗謂立揚之在是余服事於　王朝亦有奮而有躓公晦跡於丘園方自安於素履貧已到於齟齬塵恥不在於緇泉日游心於經史年愈老而未已迹或乖於遠近膽相照於彼此屬余生之屏伏日

追從於田里共游傲於初服倏歲行之逾紀伊耄期
之尚遠謂康強之足恃何二豎之交構奄一卧而不
起豈神明之不勞諒大限之有止當公疾之在床余
屢就而省視及聞革而趨候僅如綫之聲氣越朝暮
之再歷余被逮而就吏縲紲承渥而出獄遽傳訃於千
里痛摯訣之未及悲一衣之莫祼循平昔之情義顏
忸怩而心愧哀即遠之有期將永閟於泉裏親朋集
而侑酒胡一爵之不既伏筵前而長慟魂庶鑑乎余
意

祭趙汝直文 癸丑

嗚呼汝直而至斯耶氣之清者常不享質之粹者常不堅此固物理之常而人亦不能逃其數耶若然則所謂天道福善仁者必壽之云果皆勸人爲善之虛設而不足信耶古人於此求其說而不得亦曰天有它不它而已則吾何足以知之耶既不能知則亦任其莫之爲者而不以爲悲且憾耶端潔之行確實之見難進易退之操愛人以德之忠不可得以復見則吾雖欲不悲且憾其可得耶關山遠別神與之交幽明雖隔此心猶存君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

祭申文叔 景翼文 巳未

我少於公十有六歲公折輩行許以交契公不挾長
我或忘敬披襟吐膽輸寫情性調笑相加譏諷錯陳
公輒欣然遇我心親松茂而悅芝焚則傷歲晚丘園
共此徜徉公既稀年我方艾髮公猶強健愍我羸綴
謂公壽骨當享期頤何意一疾而至於斯嗚呼哀哉
昔歲丁酉同宦于朝比舍追從苑署西橋時危命輕
務穰俸敝夙夜晉勗毋擇夷險逮厥秋暮蠻兵再動
兩湖既潰都下汹汹主憂臣辱義當身殉何彼後君
或出城遁吾儕六人仰屋揮泣食焉辟亂三綱不立

義氣交激死生相託追惟至今宛其如昨屈指六人
鬼録居半公今又逝存者誰伴嗚呼哀哉我昔被逮
事端皇惑既搜文書並繫孥僕聞者膽慄莫敢相近
公時在遠疾馳來問爰暨鄉人悉力資送佇立北郊
吞聲暗慟急難高義在古無讓人所共歎我況敢忘
嗚呼哀哉百原山下灑然堂中爭碁把酒談謔從容
導彼鳳陽振衣千仞江風乍起峯日欲隱鳴榔詠歸
信馬原陸一室連枕細話心曲暮春三月俯仰今古
儀形在心舉目無覩溪山舊門巷依然丹旌總帳
胡彼遮前呼之不啐靈其昧耶其不昧耶

祭成士悅文　庚申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苟不知對面崎嶔樂哉同心
其利斷金然而難得匪今斯今余與子知今四十春
青陽相遇白頭愈親衆笑我愚公賞其眞人謂公迂
我愛其醇亭端良不較公質我欽忽慢太多我病公箴
相觀而善實資麗澤豈伊面諾中心莫逆披襟講論
芳若蘭薰或形吟詠和若篪塤相期百年樂此無斁
如何不淑幽明遽隔鳴呼哀哉始聞公病我造公室
蹤屨出迎有如平日其氣已憊其神則閒曰生有死
如暑而寒厥有脩短命實爲之大限之窮俞扁難爲

我憂其華又喜其達及後聞公臨化不怛詒謀詳密
意象從容怡然而瞑以今其終死生之際爲變亦酷
苟無宂力曷能不錯嗚呼吾友可謂善學嗚呼哀哉
公初易箦叔方廢床行履未正奔赴敢遑寢門之哭
亦吞其聲中宵寤歎有淚沾纓曾未踰月我罹天感
夙夜皇皇心靡他適豈不一思越紼則虛禮制有拘
朋情匪踈公神孔靈不諒我只哭酹後人我則心愧
嗚呼哀哉藥院西樑落月長明蓮池細泉環珮鏘鳴
想君風神思君話言如在而亡曷其可諼

祭金而得知德文

嗚呼哀哉余與君同年生而同里居同志而同業喜則同慶憂則同感自以至老殆無一事不與之同者君常謂余曰所不同者君達而我窮耳余則應之曰窮達外至者何足同惟君之完實康健我之所不能君不能以與我我不能以受之同而願與之同者而君不能以與我我不能以受之於君又安得同此雖一時調謔之發而其所以期君壽考者乃實語也孰謂君之完實康健而反先我以歿使我遽失平生所同之人而抱無涯之痛耶嗚呼哀哉死生雖曰常理而其爲變亦大矣故古人有以一死生爲虛誕者要亦恒人之大情而不可全謂之

怛化也然其老耄漸盡而化者自然之理也疾病沉痼而死者必至之勢也皆不必深怛其或徇慾自戕而中折其命者乃是暴虎馮河無悔樂其所以亡也又不足悲惟其不漸盡不沉痼無徇慾自戕之犯而溘然命絶奄忽而逝如吾而得者眞韓子所謂理不可推而壽不可知者又安得委之於常理而不爲之悲痛驚怛也耶嗚呼哀哉九月初四是君卽世之日也其日平明自洛上馳書抵余說病證甚危急甚未有曰氣急時似有將絶之候必不過今日而死矣乃是告訣語也余發書甚驚憂猶以爲書辭字畫皆與平

日無異豈有夕死人而朝作此乎急作報慰解之且
以諮痰降氣之劑附之昏而計至則以晡時殂矣余
書與藥皆未及到矣人生奄忽一至此耶自聞君計
神驚魄喪今將兩月餘悸未定忽忽乎不知余生之
爲樂也嗚呼哀哉七月晦余遣叔父喪君卽匍匐而
至聽其事如一家棺斂畢方去八月末來見余袖椒
餌相贈且曰衰年食素久必不堪願子無以死傷生
語已其容慘然蓋憫余之衰病憂甚不能飽以致傷
也余之不省無以及於禮未三月而輟蔬以至于今
日又孰知見憂之語慘然之容乃爲終天之訣耶嗚

呼哀哉余之松麓與君之石泉隔一溪而近蓋嘗日
日相對於寂寞之濱而今不可再矣余之所買鳳陽
小山又與君之千仞臺者相望而不遠早晚各結一
屋同辦一艇長簑短棹沿洄往來於烟波翠壁之間
以送餘年又是夙昔之誓言而今不可得矣雖使余
得數年無死幸而茅棟得成北望高臺君不可呼而
之趣耶耿耿此心不亡者當有以知之矣嗚呼哀哉
靈輀已駕祖道將啓重壚再享夜再晨無期風神宛然
在我心目一觴永訣魚鳥知哀嗚呼哀哉

祭鄭寒岡文

嗚呼哀哉天鍾淑氣英粹醇溫篤學好古有本有文
爰初弱齡志在遠大內敦所好寧慕乎外國重科選
士榮釋褐萬馬雷奔兩脚山嶷杜門求志致禮治躬
蹈繩鳴玉右徵左宮　穆穆先王寤寐英賢遥遥九
皐鶴唳聞天東帛戔戔席珍有價匪我求人實求
我歷職中外令聞四暢達有所施人不失望　兩朝
恩遇一片忠赤責難陳善老臣心切有告於前動引
尧舜莫如我敬其忠進進道與時乖心焉有憂奉身
而退如潦則休婆娑初服爰得我直日長山林圖書

蒲壁優游卒歲貧不改樂未疾偶嬰謂必勿藥何天不慭德星遽淪儒林厄會正月甲申遠近同悲愚陋則偏趨隅覿德屮角之年丈席雖阻高山實仰禮疑有問丁寧指掌曩忝玉署公在銀臺地禁職親時獲叨陪　經帷一日同備　顧問王音琅然疑及釜遯公時敷對理明辭婉　宸衷默喻僚席心歎由今繹思愈見親切緬想風采豈可再得屬茲屏伏斂迹窮山方追咎愆遂斷往還相望數舍矢豈遠而出門畏人我生孔悲病不省問歿不奔赴攀輿酹觴亦借人手此懷之苦不亡者知形留神往哀寓于詞嗚呼哀

哉

祭李察訓士廓 弘道文

我與公知四十三祀與爲兄弟亦已三紀懽愛之洽有同骨肉切偲之益不啻麗澤皮膜雖隔肝膽相對面目時乖神與之會百年襟期一日相失我身惇惇我心如割嗚呼哀哉人有百行孝悌爲本此或有歉餘可無問公順于親溫清靡闕友于弟妹如手如足松齋家法追溪門風固宜有此亦稟之豐昌豐其粹而嗇其遐自古所傷吾奈公何嗚呼哀哉早歲績文屢賁于鄉晚暮無成計違立揚白首郵官豈稱其能

抱痾窮山瘦骨稜稜課奴服田瓶粟或空十口喁喁
其腹不充以理乘除或者其壽云胡不淑又不能考
嗚呼哀哉一病累月沉綿在床書疏往來筆畫如常
謂公無妄勿藥當痊馳往省之其神猶全執手叙話
申申次第執意溘然三日而逝嗚呼哀哉屋上青山
屋下灣碕其地則是其人已非風神之朗笑語之温
合眼如覩開眼無存公今入土我病不決代手一酹
公知我慟

祭盧甥文　壬戌

生員海陽盧君發引前一日其外舅愚伏老人使子

松莫薄具于柩前而告之曰嗚呼哀哉君之性靜而
醇其行忍而恭其言簡而默孝順于重闈勞而不怨
友愛于姊弟和樂而湛不伐已能不言人過是其慈
良愷悌宜佑于神明而一疾不起三十而夭司馬太
史所謂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韓子所謂天者誠難
必理者誠難推者非怨也宜也抑未知數之脩短一
定於稟氣之初而天亦不能移易於其間歟將醫治
養護之未得其方而人事之未盡者或有以相叅歟
是未可知也嗚呼哀哉吾與君爲甥舅一紀于茲而
宦游所縻災厄所困曾不得數月同處於安閒之地

寂寞之濱當時固有別多會少之歎而君方壯盛吾
亦未耄前頭歲月不甚促迫尚以此爲恃而不悲豈
知今日壯盛者遽亡使我永失平生之面而抱無涯
之痛也耶念吾年今六十政使得年七十不過十年
于此世況又稀年難必則古人所謂其幾何離者當
我之前矣亦可以不悲而終不能不悲吾亦不自知
其所以也嗚呼哀哉君之先大夫衣冠之葬在洛西
實君昆仲之所卜而經營者也聞君平日指其傍而
語仲氏曰吾兄弟死當葬于此以從吾先子於地下
其情甚切今君之歿也或曰術士嘗言洛西之山水

攻于震將不利於長子今果驗矣此乃誕慢不足信之說而既以怳惚不見者驚惑之自非高見曠度亦安能不爲所動耶莞之遠川初非君意使果有不亡者在必將遲徊眷戀於彼而有不忍遽離者雖狄骨肉歸復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死而有知則雖遠可至其無知也則近亦奚益遠川亦君先兆所在君可即安而無憾也嗚呼哀哉君有一男二女皆幼稚未成或在襁褓養育而長成之則身後之事不至於無托而壯盛之不可保如此則稚弱者又何可恃耶雖然福善之理或舛於一時而必徵於久遠安知命物

者之意不以嗇之於君者豐之於其子孫也耶天之可諶者將於此乎在今矣嗚呼哀哉夜臺一閉再晨無期百年長別只在今日傷足不出遂負臨穴平生此恨曷其可忘嗚呼哀哉

祭亡子檢閱文 乙丑

嗚呼哀哉汝今棄我而歸耶謂汝棄我則人將稱汝以不孝余有所不忍也汝平生自幼至壯未嘗一日忘孝不欲暫時離膝下今之棄我而歸豈汝所欲哉傳曰人生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也使汝至此是余不能救活醫治之致也雖然使汝有靈必不欲以不慈

之名歸之於父而將飲恨於冥冥之中矣是又余之所不忍也汝之不欲離我我之必欲活汝皆出於至情而終不得如願是固命物者之所爲而吾父子不能容力於其間也謂之何哉嗚呼哀哉始汝之以檢閱召也痘疾滿都下初欲令汝呈病無來更思之則立身伊始君命到家而引疾自便分義未安且聞鄉閭間痘疾亦熾與其均爲不能避寧來京師我得以看護而京師又多醫藥可以十全遂令趍召上來竟至於此此皆余福過罪大禍殃將至莫之爲而爲者命物者其又可怨耶嗚呼哀哉自余失汝以

來忽忽無意於人世惟欲解脫官職載汝喪以南營
汝寥莵養汝孤幼以畢餘生上章陳懇而　聖上以
無法例不許考之於禮亦有不去職之文不得已先
送汝喪今日發朝度水陸行八九日當到鄉山而汝
妻汝子皆畏瘟疫之人又不得已而將殯汝於愚谷
別庄千里旅櫬不得直向故園是亦不可忍之痛而
愚谷亦汝平日所好病中之所思想者庶幾歸安不
至於彷徨也耶嗚呼哀哉汝死前一日汝妻在鄉家
分娩得男厥後五日而聞汝訃驚慟之極理難保全
是則母與子俱傷矣命物者亦安忍赤汝一家也理

必不然而理有時而不可恃余之日夜所祝惟在於此母子得全汝其知耶不知耶冥然漠然則已如或知之則必有以扶佑之也五內如割心神慌茫意不可窮而言不能盡嗚呼哀哉

祭黃持平會甫文 丙寅

昔君卄角從我游居其視必下其行必徐其容嶷然其器凝然鶴在鷄羣莫或與肩期君遠到其進莫量別有歲年華問日暢種學屬文冠于場屋咳唾成珠立揚在即中罹沉痼經失所怙一畝丘園十年孤苦晚占大科旋入金鑾時非可仕言掛其冠潛心伏隩

夢斷　形墀拔茅連茹幸際昌期謙恭自持無財於
人在邦必達爲王蓋臣逸駕方啓周道孔脩如何不
淑一病長休嗚呼哀哉君初造朝神氣未完草土餘
形繭繭孌孌三年供職一日無懽奉使于安幾死僅
還余心有憂尚恃神明豈君之賢而不公卿忽自去
冬寒疾沉綿病中除命遠倅北邊千里寒程無力自
致若欲言病跡嫌巧避兩難交前二豎在中瘺憂以
痒心火上攻藥餌無效竟至奄忽命止此耶天不可
詰嗚呼哀哉去年是月余有子喪君來扶我相守在
床時我飲殮適我寢興微君是賴我已不勝旅涔相

依聊以自慰孰謂今年君又我棄始聞君革馳往問
疾精神了了語言不錯執余之手申申告訣追思在
耳長慟欲絶旅櫬間關南指故山縻官在朝薄送于
干垣不執紼山不臨穴愧負平生靈必我察嗚呼哀
哉

祭亡子櫟文 丁卯

嗚呼哀哉汝來人間與余爲父子僅二十有六歲而
歸是何來之太遲而去之太速使余抱無涯之痛耶
與其知此不若初不來之爲愈而天之所爲汝豈容
力嗚呼哀哉知天之不可怨而終不得不怨知命之

有脩短而終不能理遣余殆失性也耶余亦不得而知也嗚呼哀哉汝兄之亡余之悲痛若天喪已曷有其極而時猶得自寬者以汝在眼前後事尚可托也今汝之亡余尚何恃而少寬耶嗚呼哀哉汝兄亦青年即世延於汝只三歲不足爲長短而然猶通籍金閨近日月之光爲世所知爲父母榮立揚之望不可謂不少酬矣以汝眞醇之質激昂之氣孝友之行立志向學方有長進之期而奄忽以死名未顯於世此余之所以尤憐悼於汝欲暫置而不能得也嗚呼哀哉汝病而不能親藥餌汝死而不能視棺斂汝葬而

不能臨穴永訣今又汝之初葬而不能領觴一慟嗚呼是尚爲父子也耶此情之痛汝尚克知之嗚呼哀哉

祭李判書潤卿文 己巳

嗚呼哀哉有立於朝望之如王有言于室聽之如蘭此非公耶今安在矣嗚呼哀哉恬如古井靜似高禪閉户無人披帷則在此理宜壽今胡不悲嗚呼哀哉昔歲讒驚忠賢奔迸上章乞逋其義凜然衆駭而譁公心如鐵中典初載首居烏臺大劉萬言務實兩字九重動色寔以服膺風裁如公豈可復得嗚呼哀哉

青陽托契白首論襟有疑相稽有得相告同憂相救
同病相憐心肝炯然有契莫逆暮途相失我行惸惸
文以酹之一字千涕嗚呼哀哉

道南書院奉安五先生祭文　辛亥

天既右文亦右東方篤生大賢于嶺之陽有倡其始
有嗣其音有闡厥微有詔厥深於皇聖學日揭倫荒
凡我後人得知典常得爲忠孝不揚不墨恭思厥由
實蒙誰力維天有斗靡遠不瞻相彼河潤近者先霑
沒世愈久盛德難忘合堂妥靈若覲輝光商出疑疑
洛水渢渢啓佑我人與之無窮

屏山書院奉安西厓先生祭文 甲寅

花山毓英洛水鍾精先生以生穎悟天全詩禮家傳
迴粹髫年往從于師見而知之有契無疑莊敬在中
孚尹旁通步律聲宮正而不迂藝而不拘適用之儒
試手經綸不能于人學未大伸卷懷空谷婆娑初服
爰得我欲詠月吟風神會理融其樂無窮道之將廢
哲人斯萎後學何儀望之山尊即之春温心目不諼
睹茲河曲有儼庠屋昔所親卜杖優所薰壁霧潭雲
尚帶遺芬於焉妥靈奠夾兩楹祝靚儀形庶幾來寧
歆我椒馨庸我皆冥

祭五賢廟文

穌齋先生從享五賢廟祭文

聰頴之資凝遠之器髫而出倫帝孚其畀好學之劬持敬之勤用心於內匪專乎文孝悌之賦時習之箴行而後言句句皆心講義之修箴解之作德辨于困涪州得力啓沃之弘倚毗之篤喬嶽不運物受其澤沒世之久思德之深邦人依依宦寐儀音五賢之祠在洛之隩道脉所在公宜殷會日辰之良肴醴之馨精靈炳然庶幾来寧

臨川書院奉安祭文　廟享鶴岩筆

金剛矢直玉潔壺清犯顔之忠死難之節追陶門舘

譽髦如雲論德度才宴居前列嗟天不憖不究厥施
棁木一摧宰林已拱儀音日遠慕切羹墻不啻不邈
昌稱遺澤翼翼廟宇改舊而新楹深棟隆亦陽厥位
蠲吉以妥祚佩濟濟追惟德容儼然忽目尚鑑虔格
陟降于庭惠我後人永世無替

嚴谷書院奉安晦齋退溪二先生祭文

恭惟我東逖在荒徼聲教雖漸範疇無傳二千年後
圃隱始生聞揚經義正學以明二三儒賢相繼而奮
力尊所聞不已其進遂時不祥大業未究哀我下民
孰迪孰牖惟二先生惟帝所降靡隱不探靡纖不講

見理既精又躬彌篤敬持仁守日崇其德既自得之又光大之立言垂訓以覺來昧羅列貫穿如一斯書有惰不求孰勤無獲功存絶開澤流無疆沒世愈久思德滋長有嚴斯谷有侐斯宮洎吉妥靈精白在衷洋洋如在尚其昭格啓佑我人萬世無斁

南溪書院奉安西厓先生祭文

天之生賢夫豈偶然鍾靈毓秀俾覺于先棟梁于國著蔡于邑不有此人人曷爲人恭惟先生間世資質玉磬懸秋氷壺貯月從于退陶拔萃明頴一見發歎許以天挺學博而要見徹而實壯而欲行筮仕王室

契遇　先王魚水相歡謨猷啓沃澤及窮鰥鳥爰猖
獗　廟社顛覆三都淪沒國不能國鞠躬盡瘁于內
于外漢業中興殷紂誰是賴終罹讒構雖堯亦驚與道
爲殉遯于林扈婆娑初服樂在憂中風吟月詠灑落
心胷有來求道叩竭兩端卽之如玉望之如山人方
宗仰天不慭遺梓木既摧後生疇依哲人云亡國步
迍邅遠遜同悲吾黨甚焉沒世愈久思德滋深見之
羹墻寤寐于心有樂斯丘昔所徜徉千秋魂魄或者
不忘於焉立祠于以妥靈豈惟吾黨寥寥士一誠日吉
辰良簠豆靜芳靈其不昧降我爐香

屏山書院西厓先生位版再奉安祭文

自頃遷醊廟宇空涼後生依依恔焉含傷有窃斯丘平昔所樂杖屨從容摳衣請益羹墻瞻慕到此尤切俾也可忘誠則有物屏山湛盧同在建寧一府兩祠其徵甚明詢謀既同衆情悉悦矜佩四合籩豆再設山氣益濃水光益清千秋萬歲敢我椒馨

九龍淵祈雨祭文　乙卯

余承命於九重忝分憂於百里心徒勤於夙夜政不良於撫字迺獲戾于神明遣三祀之鞠凶環一境而菜色或僵仆於溝中職共理而不理宜譴及於余身

哀赤子之何辜又啼飢於食新麥受明而卒痒秧已
長而未插憐四野之將赤民遑遑而靡託籲玄宮而
幽默或致憾於天聾徯篠靈駿而久閟豈無怨於龍慵
徵往蹟於邑老夙宵癉之不戚白余心而赴遡歷重
險而匍匐羌十步而九蹶血余掌於崖窾顧民命之
已急豈躬勞之敢憚窺靈泬之默然想幽宮之所依
雕玉石以爲幾襲金波以爲衣朝點額於九門役救
葉於千林肅淵潛而自珍信何憂於流金烈神德之
孔仁詎獨安而忘物彼猛獸之虓鬬亦存護於乳谷
恕茲土而不恤寧不作乎神羞況波臣之將枯神不

憂而誰憂宜莫安於淵卧時起而天行命豈隆以爲御召屏翳使前迎注大霈於九郊回生意於羣槁慰三農之顒望致百物之咸阜覽山上之斯澤符感之易義一奮翼而可能念何憚而不起投牲幣而薦誠又申之以茲文倘冥然而不應奚足長乎鱗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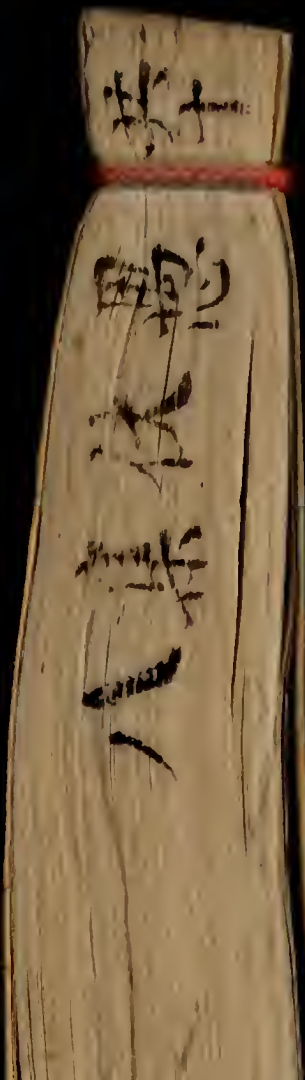
凌頂山新設壇壝祈雨祭文

守土匪良爲政不節速此藐躬隆如火烈烈亦既虔禱于海于淵誠而不至神聽貌然密雲不雨小雯旋乾田疇將赤禾穀卒癉民亦何辜命近溝壑憂心惴惴欲控靡極崧高維嶽紀于茲域有赫厥靈自古在昔

朝雲在頂夕雨千野活我泉源長我禾稼既靈于昔
今豈獨冥是用告急壇壝薦誠黃蒙顧歆大降膏澤
甘霖三日平地一尺高田種豆下田插秧百穀用成
豊年穰穰民荀受賜我敢忘惠其始自今報事無替

是日得甘霪

陵頂山得雨報祀祭文 祭日又得大雨

嶽鎮茲境風著靈異壇壝虔祈實自蒙始告旱即雨
如響答聲蘇枯流涸舞我羣甿頂戴神功其敢或忘
銜感薦誠如在洋洋上如焦釜隨沃隨涸錐不敢瀆
亦不能默神德孔仁神視孔明顧時其惠以訖西成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六